

廣東戲劇協會同人集體創作  
整理及編輯者：胡春冰

黃 花 崗

廣 東 戲 劇 協 會

同 人 集 體 創 作

整 理 及 編 輯 者 胡 蓉 冰

學 藝 出 版 社 總 經 售

3175

黃  
花  
崗

四幕六場革命歷史劇

作者

方少雲 白 謙 阮 琪 林 鐸

周 鋼 鳴 林 擒 胡 春 冰 夏 衍

梁 剛 荷 子 許 泉 剛 殷 作 楨

張 村 黃 河 黃 茅 楊 郵 人

樓 兆 揭 蔡 碧 青 趙 如 琳 鍾 啓 南

羅 一 凡 羅 海 沙

執筆者

序 幕 阮 琪

第二幕 周 鋼 鳴

第四幕 蔡 碧 青

尾 幕 夏 衍

第一幕 羅 海 沙

第三幕 樓 兆 揭

尾 幕 胡 春 冰

大德堂

小腹甲

小腹乙

路人甲

路人乙

黨人甲

黨人乙

黃炳發

孫生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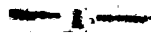
董耀人

馮道人

衛軍



(南)



儀仗兵

講帶

轉夫

林蔭民

陳鏡波

喻培倫(紀雲)

方聲洞

陳炯明

姚雨平

徐宗漢

李耀興

莊洪魁

攝發軍長

攝發軍士兵甲

攝發軍士兵乙

林覺屏太太（意映）

黃興（克強）

陳春申

梅香（總女）

張鳴岐

黃國才

應伯慶

張美

張美乙

李準

田粟清

林人望

男同志

女同志二

女同志一

林文(時爽)

林尹明

鄭坤

宋建侯(玉燕)

嚴超軍

陳家倫



陳嗣生

師兼

衛軍統帶

衛軍士兵（二十餘人）

陳夷新

饒國英

朱執信

賊 匪

黨人（十餘人）

## 序 幕

時職入歸國紀元前二千年夏曆三月癸未。

地點：廣州東門外。

景：夕陽斜照着路旁發着綠芽的樹枝，兩行青蔥的樹，夾着一條虛莊的大路；這一條路是往看飛艇表演的戲場所必經的地方。

開幕時，真花生和寬甘蔗的小販們，在樹蔭下擺着担子在叫賣；路旁有兩個中年的男子，一頭哈着東西，一面指手劃腳的在說話。離這兩個路人不遠的地方，站着三個少年，就是葉侯魏和葛人甲，在擺搖籃望着路人指頭的方向。

路人甲：你看，你看，那飛艇飛得多麼好看！

路人乙：不贊成地，怪不得聖人說：『是魯萬物皆靈』，小窺會造出這樣巧妙的東西，能夠上天落地，滿天的飛來飛去，好像編織一樣的生動。哈哈！

路人甲：以前我看西遊記，說孫悟空和那些神仙妖怪會騰雲駕霧，當時我想那裏會有這樣的事情呢？現在才知道真有其事。你瞧，那些坐在飛機裏的人，不是在雲霧裏穿來穿去嗎？哈哈——！

黨人甲：（不禁羨慕起來）真得意！像鸚鵡一樣，自由自在的飛，一點束縛也沒有，如果人類能像他一樣，那真——！

黨人乙：（嘲笑地）呵呵，爲甚麼你若這麼多感觸啊？

黨人甲：（自覺好笑）哈哈。

〔黨人，路人出神地凝望着天空，兩手掌提高嗓子叫賣。〕

路人乙：啊，啊，那飛機怎麼不動啦？——啊，降落了——！

路人甲：着了那飛機墜下一些繩子，許多人將牠拉着啊！啊，差不多降到地下來了，我

們去看看！（拉着路人乙急下。）

路人乙：我們也去看看！

黃俠說：「不要去！你看，前面站滿這麼多的衛軍，沒有官牌的牌證是不准通過的，我們

是老百姓，怎麼能夠過去看呢？」

黨人甲：「惹起了無限感觸，長嘆一聲」唉！

「黨人們沈默地注視着前方。」

黨人乙：「故意推推黨人甲」喂，你看，那飛機終於給人縛着了，一點也不能動，又

起了什麼樣的感想呢？」

黨人甲：「小認爲地」如果是人類，當然要解除一切的束縛，打破一切的障礙！

黨人乙：「俏皮地」噫，真不愧是一位——哲學家了！

「幕內連連傳着打罵人的聲音，不過一會便停止了。」

黨人甲：「你這孩子老是這樣喜歡挖苦人！」

「路人甲，乙在裏面焦急地一面走，一面罵着。」

路人甲：「他媽的！他們是人，我們也是人，爲甚麼我們不能進去看看？」

正天上午

路人乙：（且走且說）不給人着也就罷了，竟什麼一開口就罵人，還動手打人！

路人丙：（好奇的問）喂，老鄉，爲什麼事情，氣成這個樣子？

路人甲：（憤怒地）剛才我們看見飛艇降下來，想走過去看清楚一點，見識見識，誰知

道那守衛的滿洲兵，一開口就喝着我們，罵我們不該走過去，叫我們快走開。我們

好意的問他爲什麼不給我們去見識見識，他二棒子也不說就攔着，一鞭子打

過來了！他媽的！這世界簡直是率獸食人，還是人的世界嗎？

路人乙：（悻悻地）那個雜種狗臉我剛才認清楚了。將來，遇見着他一幫人走避的時候，

誰不打他一頓誰是王八旦！

路人甲乙忿憤地欲下。這個時候，溫生才腦海裏盤旋着一件甚惡事情似的，臉部

呈現着怪惡的神情，眼睛呆呆的望着地下，慢慢地移着脚步上。當路人甲乙忽

忽欲下的時候，路人乙一個不留神，稍盪撞個滿堂。

溫生才（只感落港）嬌的！走路也不帶眼睛！

路人乙（對溫生才）野火燒都趕得路，我沒有帶眼睛，爲甚麼你也不帶眼睛呢？

溫生才（像避五爪蜈蚣）碰了老子，還敢罵臭老子！（罵人走開狀，并給一點利啞欲滾滾不尋！）

（溫生才和乙的姿態，不撞着，頭想打他，路人乙有點緊張起來。）

路人乙（感嘆）啊，那不是溫大頭嗎？

黃德勝（不避地趕上去攔着他）老溫，別動手，他也跟我們一樣地受着人家的欺負

（路人乙，像個被驚嚇的人！）

溫生才（叫，你別在這裏嗎？）（放鬆了手，路人乙和路人甲乘勢逃跑了。）

路人乙（向路人甲）乙狼狽怕事的情形，不禁笑起來）哈哈！——

溫生才（笑甚麼？）

路人乙（對溫生才）你看着他們兩個人！——哈哈！——

（溫生才，黨人甲和黃德勝都哈哈的笑了起來，過一會溫生才又鬱悶地將臉色沈下）

「温大哥，你們三個人幹甚麼也到這兒來了？」

黨人甲：「今天不是三月初十外國鬼子表演飛艇嗎？這是我們廣東破天荒的事情，所以我

他們早就預好了，一齊來這裏望望，飽飽眼福。温大哥，你也是來看飛艇的嗎？」

温大哥：「温大哥，你眼

睛不是轉到那飛艇上去了嗎？那飛艇不是轉在地下了嗎？我看是快要閉

幕了。不過，也算你運氣，雖然沒有看見飛艇在空中飛的情形，倒也可以看見飛

艇究竟是什麼樣子。（偷指）温大哥，你看見沒有？那個圓長長，好像布袋一樣的

就是飛艇啦，牠飛起來真有趣，可惜你却沒有眼福——

黃德發：「你這傢伙少見多怪，温大哥以前在南洋的時候，看飛艇，和吃飯一樣的平？」

黨人乙：「温大哥，你這話——」

黨人甲：「只有苦笑」哈哈——

「黨人乙：不大好意思的低著頭，張望著四邊。」

黨人甲：「溫大哥，爲甚麼今天特別靈悶？」

黃懷穎：「（搖著說）我昨天晚上不是告訴給你聽了嗎？」

黨人甲：「是，是……溫大哥，伯母的傷現在比較好了些吧？」

黨人乙：「溫慶：誰伯母受傷？」

黨人甲：「你還不知道溫大哥家裏出了大禍子嗎？」

黨人乙：「甚麼大禍子？你說！」

黨人甲：「六天晚上老黃告訴我的。那天米店遇劫的時候，他的媽媽也就受傷了！」

黨人乙：「怎麼他的媽媽，也是我們的一伙人嗎？」

黨人甲：「不是。他的家不是在我們米店的對面嗎？那天晚上，他的媽媽聽見槍聲，看見

有人擄米店，是她想起溫大哥出去了，很不甘心，就想出去找他。怎知一開門，那

些擄米店的強盜，便乘機一擁而入，他的媽媽想攔阻他們，却給領頭的那個滿洲強



盜用刀刺傷了——

黨人乙：（忍不住叫起來，）他媽的，狗養的奴才！

黃俠殺：（急忙扯着他，看四週沒有人才放心點。）天哪！——

黨人甲：他媽媽受了傷，還算是小事，那些強盜將溫大哥家裏的財產搶清光了，而且溫

大嫂也給那些滿洲奴才糟蹋死了！

這些漢人性的野獸！

溫生才：（聽着黨人甲、乙的對話，內心起了劇烈的刺痛。到這時，忿恨到了極點，全

身發冷緊張，滿臉憤憤地遙望着停泊飛艇那地方，咬着牙齒，低坐在路旁的石上，極

力壓抑着自己的情感，）若會突然的走到黃俠殺面前，）若黃，事情究竟怎麼樣了？

黃俠殺：（含着黨人甲、乙，）他們會意，走過去纏着小販甲乙，買東西吃。）昨晚總部

緊急會議，決定強期發動

溫生才：（聽着黨人甲、乙已經三個月了，）還強在甚麼時候？

黃秋發：「三哥，你。」

溫生才：「（面色一沉，不愉快地）這樣遲！」

（遠遠傳來人馬嘈雜的聲音。）

黨人乙：「（向後方望過去）啊，大概散了把？」

黃秋發：「甚麼？閉幕了嗎？」

黨人甲：「是的，你瞧，那些人都在走動着！」

黃秋發：「那麼，我們先回去罷。」

黨人乙：「溫大哥，我們一道兒回去吧。」

溫生才：「我不走，你們先回去罷！」

黃秋發：「走吧，免得受他們的狗氣！」

溫生才：「不，我倒要看看他們究竟威風到幾時！」

黃秋發：「那麼，我們先走啦，明兒再見！」（和黨人甲、乙下）

【溥生才沈沈地等着停飛船的那一友，一會低頭沉思。小販甲、乙提着嗓子在叫賣。溥生才忽然像觸動了甚麼似的，微笑地走過去買了一枝。滋，一面吃，一面和小販談話。】

溥生才：今天遊人這樣多，生意一定很好吧？

小販甲：真難說呢，今天的生意，比較往常還不如呢！

溥生才：爲甚麼？

小販甲：人雖是很多，比較平常賽會的時候還多幾倍，不過那些都是臨面的人，那裏會在路上買東西吃呢？至於那些平常人，身上沒有那一塊小布條，不但不能進去看看，而且被趕狗般的趕走了，就是想站近些望望，也是要挨罵的，那些人沒有任腳的靈力，不耐煩的都跑散了！

溥生才：哦！

小販甲：心裏着說。生意還算是小事，（望望四週）而且還受了不少的寒氣！

溫生才：爲甚麼？

小販甲：因爲是外國鬼子表演飛機，許多大官員都去參觀了。大官員出街的那種威風的樣子，相信你老哥一定是知道了的。他們一過，我們就要收拾東西，担到別的地方避難，如果過了一些，就要挨鞭打，挨腳踢的。由今天晌午到現在，我們已經避過六七次了——

溫生才：（一動）你說大官員都來參觀嗎？

小販甲：是的。

溫生才：聽說李提督也來了，是嗎？

小販乙：那我們却不大清楚，總之有許多大官員來了這是千真萬確的，因爲我們已經避了六七次了，而且你看看，那方面的衛軍守的多麼嚴密！（低聲）他們也怕革命黨呢！

溫生才：他們怕革命黨，你們怕不怕

小販甲：我們也怕提起，提起來要殺頭呢！可是——

溫生才：可是什麼？

小販乙：如果我們自己真是革命黨，我們倒也不怕了！

溫生才：爲甚麼？

小販乙：因爲不怕殺頭，才會加入革命黨呀。

溫生才：爲甚麼那些人不怕殺頭呢？

小販甲：（望望四週）聽說革命黨的主張好，他們要打倒滿清政府，剷除一切貪官污吏，還有甚麼民國，什麼自由平等。像這樣烏烟瘴氣的世界，稍爲有點血性的人，誰不恨現在這種情形，誰不想自由，平等呢？因此有許多人聽見革命黨的主張，都不怕死的加入了。

【遠遠傳來喝道和敲鑼的聲音，三人轉身望過去。】

小販甲：他們來了，快撥快撥，碰着他們這些死鬼，總是不吉利的。

【小販甲·乙慌忙的搬東西，溫生才定神的向前望着。】

小販乙：（用袖拭汗）喂，看甚麼？走進來一點，不然又要挨打受罵了。

溫生才：不要緊！我不怕！

小販甲：看！那頂官帽，四面跟着這樣多的衛兵，一定是了不得的人物了。

小販乙：前呼後擁，真够威風！

溫生才：那一定是李提督吧？

小販甲：誰知道！別大意，他們已經近了。

小販乙：我們進去罷。

溫生才：你們進去罷，我是不怕的。

小販甲：老鄉，這並不是說甚麼怕不怕的時候，他們來了，我們總是迴避的好。

小販乙：他們都是不講理的傢伙。

溫生才：這我早就知道了。

【喝道和敲鑼的聲音漸漸的大了。】

小販乙：我們進去罷！

喝道人：（跟着敲鑼人威風地上）大老爺過，肅靜！

【溫生假装聽不見，望着前邊！】

喝道人：（握着腰刀的柄，裝腔作勢）你這小雜種，走開不走開？

溫生才：（微笑）也好！（退後一步。）

【喝道人腳走着八字步，不管有人無人，總是順口的吆喝着「老爺過，迴避！肅靜

！」跟着出了三對衛軍。有一兵士喝着溫生才：「滾開。」溫生才縮到一邊，

慢慢地一步一步像是要走開似的，衛軍等就不注意他，直向前行。跟着儀仗兵持

肅靜迴避牌出，溫生才略轉身看見轎子近了，瞋起雙目，從懷中取出手槍。】

溫生才：（混進衛兵中間，大喊）殺呀！殺呀！殺呀！（飛跑進內，槍響。）

【防衛軍嚇得亂跑，儀仗兵拋了木牌就走，幕內轎子墮地的聲音。溫生才狂笑的聲

着……哈哈！李準，你的威風那兒去了！還不趕緊救護，跟着有人呻吟跌倒的  
聲音。」

溫生才衝鋒般的走出，見子彈用盡，拋了槍，飛跑過去。幕內衛軍已折回，統帶  
呼喊著：「捉住那兇手！捉住那兇手！」防衛軍統帶的左手搥了彩，衣服狼狽  
的出，他又痛苦又驚慌不致上前，只是呼喊。」

幕帶：捉住那兇手！捉住那兇手，他已經沒有子彈了，不要怕呀！（催促）捉住他呀  
「捉住他呀！」

「幕內起了爭鬭的聲音，防衛軍統帶命令人去幫忙。一會，爭打聲音停止了，衛軍  
統帶緊張的面孔鬆了下來，溫生才像一個戰敗的獅子似的在吼着，衣服破爛，  
頭髮蓬鬆，四五個衛軍拔槍持力的擁着他。」

衛軍士兵：稟告統帶，兇手拿着了。

統帶：（見防衛軍擁着溫生才，不怕了，大聲的罵兵士）你們這一羣混用雜種，平日



將軍老爺怎樣厚待你們？你們該怎樣粉身碎骨，萬死不辭的保護將軍，來酬答將軍的恩惠？不料你們這樣！狗對了主人還會搖搖尾巴，遇見生人還會大吠轟聲，你們連狗都不如，見着兇手衝進來就大家逃跑了，只留得我和一個兄弟跟他打，那個兄弟死了，我受傷了，你們却個個不知道滾到什麼地方去了！是不是你們的狗會比將軍的還寶貴？如果將軍有了差過，一定要將你們個個碾屍萬段！

「大家都非常驚恐，僕仗夫輪夫漸漸齊集了。」

統帶：你們這些輪夫，也是飯桶，鬼手來了，拋了老爺在輪裏就飛鳥，不知道那兒去了，不用說老爺有甚麼長短，就是碰傷了老爺一塊皮，碰掉了老爺一根毛，你們都是該當萬死！

僕仗甲：（驚恐萬分）請大老爺開恩！

統帶：哼！開恩？虧你們還敢說出口！

僕仗乙：（帶哭的聲音）稟告大老爺！（他奮腕到說不下去。）

統帶（慚）什麼事情，你也不曉得不是！

韓夫乙：大人，不是，稟告大爺，李老爺已經歸天了！

統帶：（吃驚）你說甚麼？

韓夫乙：李老爺已經在轎子裏歸天了。

「統帶又悲痛又驚恐，急急入。韓夫及衛軍一二也隨着入。」

溫生才：（詫異）什麼？李老爺——？

衛軍：你還裝不知道嗎？你行刺李琦將軍，還裝什麼假？

溫生才：什麼？轎子裏不是李準嗎？

衛軍：不是李提督，是我們的李琦將軍——！

溫生才：（一個打擊。）真的嗎？

防衛軍：難道是假的？李提督坐的轎子和李琦老爺的轎子是大不相同的呀！

溫生才：（咬牙，仰天狂笑）哈哈，李準，李準，算你的狗運好！可憐的李琦，你却先

到了末日，做了李準的祭死車，哈哈！哈哈！（臉色一沉，剛發地也好），雖然是殺錯了，但是多殺一個漢奸一個奴才，中國就可以少一條毒蟲！

葛帶：（悲憤地上）你這吃了雷的狗雜種！我們李老爺和你有什麼仇恨，你却要來

行刺？

衛軍：報告，剛才他說本來是想行刺李提督的，錯刺了李老爺。

葛帶：（吃驚）你這狗種真斗胆，你簡直要行刺他們？

羅生才：（冷笑）哼！問問你自己，不是更清楚嗎？

葛帶：你這瘋漢非打不可！（舉手欲打）

羅生才：（瞋目注視，舉起右腳欲踢他）走開——

葛帶：（慌忙的退了數步）你這狗種真够厲害！（指着一個衛軍）你，你快些找條堅

實的東西把他縛住！

（衛軍應聲下）

溫生才：你們這一羣傢伙，從上至下，都是在夢裏做人的瘋漢，都是死在酒前邊不知道的糊塗蟲！

統帶：你罵人！

溫生才：（激昂地）你們都是中國人，你們應該有些天良，你們想一想，腐敗的滿清政府，這幾十年來，將我們祖宗還留下來的赤縣神州一塊一塊的割給外人，一塊一塊的送給外人，對國內同胞，壓迫到喘不過氣兒來！還有重重的捐稅，種種的剝削，老百姓餓死了，凍死了，但是你們的皇帝，却拿老百姓的血汗，在宮裏過着淫亂的生活。你們如果是有良心的中國人，應該鼓起勇氣來光復漢族，取得平等；但是（用力地揮右手指着他們）你們這一輩沒天良的狗，仗着主子的地位作威作福，魚肉百姓！你們自己想想，你們的主子和你們害了多少的百姓家散人亡，累了多少人在捱冷受餓？是你們搶了我家的財產，刺傷了我那年邁的母親，贖贖死了我賢良的妻子！（憤激）你們還是人嗎？你們簡直是豬，是狗，是畜牲！

統帶：住口！

溫生才：你們這一羣無惡不作的狗種，你們的死期已在目前了，你們主子的末日已經到了！

統帶：你這匪黨，非割下你的舌頭，挖出你的眼睛，將你碎屍萬段不可！

溫生才：（仰天狂笑）如果我怕死，我就不幹這事情了！何況我早就準備你們用各種殘酷的刑來傷害我的。死有甚麼可怕呢，我雖然死了，相信千百萬不願做奴隸，不甘受壓迫的中國人，一定會比較我更不怕死的，爲着民族的自由平等，爲着全中國人民的幸福，他們一定奮勇起來，和你們鬥爭！

統帶：住口！押他回去！

【衛軍擁着溫生才走。溫生才沉毅的面孔，呈現着一種不屈不撓的大無畏精神，凝眸朝着天空，獨步的下。】

【幕下】

## 第一幕

時間：民國紀元前一年三月廿五日上午八時。

地點：廣州甘家巷國民黨秘密機關。

景：革命策源地廣州的甘家巷，這一間屋子，外表看起來，像是一個平常公館的書齋；實際上是國民黨策動革命的秘密機關。右壁較後一門通臥室，左壁靠前一門通外客廳。廳中置一方桌，旁椅四張。右旁有茶几靠椅。左角有一書桌，上置古書及花瓶等物。左角斜置一書桌，桌前及左方均有凳，後壁正中有窗，窗旁置鮮花一盆。

三月廿五日的早晨，晴朗的太陽，從窗外的花園中射進來。園中百花盛開，雀子正在晨曦中歌唱，屋子裏充滿着春天的朝氣。

羣革命青年，在這房子裏工作着。噉培倫在左壁的書桌上正在寫東西，林覺民和姚雨平對坐在右壁前的茶几兩旁，像在討論一個問題。陳鏡波立在噉的桌旁正

翻着一本書，陳炯明徘徊地站在中間的桌前。他們在嚴肅的空氣中，帶着緊張的情緒。林覺民的話完了，忽然站起來。

林覺民：（督促地）我們應該快一點，把一切都準備好，黃克強同志今天由香港來，大概再過一點鐘，他就可以到了。鏡波！不要再看書了，趕快把計劃整理一下吧！

陳鏡波：（繼續地）啊！五分鐘！只等五分鐘！（一刻後把書放下，顧手取了桌上的計劃）今天是三月廿五。（看錶）八點半鐘，克強不會這麼早就到的。（坐下來在寫）是的！快一點！

林覺民：（催促地）絕望！你那三百顆炸彈準備得怎麼樣了？

陳培倫：都已經交下去了，正在製造。女同志們真努力！再過兩天就完成了。

林覺民：（計算地）直到今天爲止，我們所運到的槍還只有七十幾枝。那些彈藥是不是還裝在白鐵罐頭裏邊？

陳培倫：不，已經都取出來了！（想起來）但是上一次運回來的那些軍械怎麼會送到海

裏面去了嗎？

林覺民：我聽說了，聽說來真是傷感！（敘述境況）本來從東洋方面購辦槍械，是託一位留學德國的僑商，每季一次一次把它帶回來的，在香港入口的時候，照普通情形，行囊是不搜查的。但是有一天洪承點同志見金山上海船到了，有人上船去搜查，於是他就跑去告訴好強，克強隨後打了一個電報要他們注意一下，因此那方面負責的同志，就告訴那位帶軍械的同學，周森來也要他注意，同時並替他換了一個頭等的艙位，以後也沒有事了，你猜他怎樣？

石聲洞：怎麼樣？應該是好好的帶回來囉！

林覺民：但是他呀並沒有帶回來，誰知道他老先生以為是裏他自己防衛，等到船過門司的時候，他就通通把那些槍械送到大海裏去了。一共是七響無烟槍七十五枝，金山飛艇六響槍四十枝，子彈數千個，盡付洪流。

【太案歇然。】



方聲河：真是叫慘，究竟到香港有沒有把握呢？

林寬民：到了香港，並沒有人攔，否則我們這些槍械在上月底就可以到了，那裏還要像我們現在這樣來麻煩？

陳耀明：真是糟透了！不然到了今天，我們到有幾停的用處？

姚爾本：現在選鋒隊由六百支增加到八百，我想我們得不到六百枝槍是不能發動的。

喻培倫：我們總得要想辦法，現在支從日本安南運來了一大幫槍械，廿七號準可以運到。

陳鏡波：雨平！羅耀陽同志對那些秘密機關布置得怎樣？

姚雨平：現在全城都遍布了我們的機關，西關方面有八個，東區設了十七個，河南也有八個。

陳耀明：這些都沒有問題吧？

姚爾本：毫無問題，每一個公館，都有家眷，而且裝得悉盡十足。

陳鏡波：家眷那裏來的？

錢雨平：「哈哈！家眷嗎？是我們自己的女同志裝扮的。」

陳鏡波：「老兄！你有沒有女同志做家眷？」

龐耀平：「（老實地）沒有！沒有！」

林覺民：「（開玩笑）有的！有的！」

【大家都笑了。】

【方聲洞從臥室裏拿了一疊文件走出來，送到喻培倫桌上，然後走過來。】

喻培倫：「這一次我們還要特別小心，過去幾次失敗的原因，就是一個機關被破獲，就牽連到全局，所以這次各課才不相聞問，由主任人負責，只有縱的關係而沒有橫的關係，我們應該保持這個精神。」

【大家肅然。】

喻培倫：「（翻了一回，轉過頭來）聲洞！你拿錯了，這不是的。（指文件）這是新軍方面  
的計劃書。」

方聲洞：啊，錯了嗎？

陳培倫：我是要你拿上次中山先生和克強漢民他們幾位同志在南洋開會講的，關於廣

東舉義的決議案！

方聲洞：啊！

林覺民：（熱情地）讓我拿來吧！

陳培倫：那個紀錄我記得是在密室東角上的地板下。

林覺民：是，我知道。（下）

陳培倫：我這次剛由日本回來，對於這方面的情形，還不十分明瞭，關於底能會請我們這裏有誰參加了沒有？最好把情形報告一下。

陳培倫：我們這幾位都沒有參加，不過關於這次的事情知道一些。這次的事情是這樣聽說的，總理孫先生，因為數次舉義，都未得成功，他還是百折不撓的又跑到海外去商

華僑方面籌資，以圖再舉。但是去年他聽說廣州舉義又失敗了，所以他才由檳香山

連行，到了南洋庇能之後，他們約了趙聲，黃興，胡漢民，孫眉，和南洋英屬各埠的獨立代表，鄧澤如啦，黃金慶啦，吳世榮啦，熊玉珊啦，李世安，李孝章同志他們，集合在四間街廣所秘密會議，決定再在廣州舉義。

姚雨平其遠省，哪次的議決，在廣州方面，是以新軍爲主力，其他關於巡防營及會黨可業的一併運用起來！這個事情完全交給我來辦理。其次就是在同志中擇五百人爲選籌備發難時領導的責任。再其次就是組織統籌部管這次的舉義。預算先徵佔廣州所有的軍事政治主要機關，不過因爲覺得發難的地方太多，選鋒同志五百人，我們又覺怕不夠分，所以才增加到八百人了。

戰時倫的宣傳方面的工作，我們做得怎樣呢？

方聲洞對於三民主義的宣傳和革命思想的灌輸都已經有了很大的成效，尤其是在各地鄉的軍隊中。只要我們舉義，他們都可響應起來，而且因此必可發動全國民衆的動員，使叛變相信革命的火焰不久就要掀遍了全中國。

喉嚨愈發不高興地）不錯！革命的火焰不久就要掀過了全中國！

陳炯明：（猶疑地）不過據我看現在我們的準備，還是不夠，而且在民衆的組織和情緒上講起來，似乎還沒有到時候。這幾天，外面的風聲緊得很，我們還要謹慎的考慮一下。

方震瀾：（堅決地）還等什麼時候，只有即刻的舉起革命的義旗，一刀兩斷的推翻滿清專制，建造共和，才是中國民族的出路。

陳鏡波：老兄，我也覺得你看得太容易，事情沒有這麼簡單的。

方震瀾：怕甚麼，我們有這許多同志，有雄厚的革命力量，而且現在外面一天天緊張起來，他們加緊的壓迫我們，難道我們還等死嗎？讓同胞們永遠的做着奴隸嗎？

喉嚨倫：（轉過來）是的，我們應該趕快下手，只等克強同志回來，今天就可以作一個最後的決定。

【林覺民取了一捧東西出來，送給喉嚨倫。】

林覺民：這是他們決議案的紀錄，這一張是總部各課負責人的名單。

喻培倫：（接下紀錄和名單稍看）這一個名單是很重要的。（隨後翻紀錄）

陳鏡波：讓我看看！（接過名單看後放在桌上。）

方聲洞：決議案還談到甚麼嗎？

喻培倫：有的，他們的決議案預備廣州奪取之後，由克強同志率一軍出湖南，進攻湖北

；趙聲同志率一軍出江西，進攻南京。經費一項，由孫先生向海外華僑募足。

方聲洞：（高興地）哼！我們（握緊拳頭）有辦法。華僑的愛國精神，也令人敬佩。

喻培倫：不過我們都還是困在黑暗的鐵桶裏，一方面我們要努力奮鬥，一方面還要特別

小心，因為革命的事情，不是垂手可成，是應該經過艱苦奮鬥的。

林覺民：革命者應該以自我犧牲去換取未來人類的幸福；我們應該拿三民主義的革命精

神去粉碎這黑暗的鐵桶。

方聲洞：（感動同情地去握手）老弟，對！我們應該去粉碎這黑暗的鐵桶。

「外面有人敲門，大家都緊張起來。活躍機敏地走進來的是徐宗漢，她那瀟灑的風姿，更流露出堅定勇敢的情緒。她使得這嚴肅的空氣更變到活躍些。」

喻培倫：外邊的消息怎麼樣？

徐宗漢：消息不好，剛才好像有人跟着我，我轉了幾個圈子才跑脫的。

喻培倫：（攥拳深沈地）今天我們要特別小心。

徐宗漢：剛才由總督府方面我們的二個同志說，總督府下了命令，在五天内要探戶的

柳索全城，又說新軍在下月初就要調走。

姚雨平：（驚疑地）呀！要把新軍調走嗎？

徐宗漢：是呀！

姚雨平：（自告奮勇）誰是處嗎？讓我去探聽一下。（下）

徐宗漢：剛才我看到已經有人在前邊探問上搜查處了！我本想不到來的，我又恐怕你們沒

有準備。

林覺民：你來得正好，但是我們是應該隨時隨地都有準備的。

陳培倫：（指揮地）覺民，我們大家把這些東西去收藏好！說不定那些狗就要來的。

【大家匆忙地收拾文件，外面有腳步聲和打鬥聲，宗漢即刻趕到門口，一方面示意要他們快一點。在匆忙之中，陳鏡波在桌子上取了那張名單，換在他的書裏，

門聲更急。】

徐宗漢：（輕柔地）誰呀！

外面女子聲音：宗漢姐，是我們呀！

徐宗漢：（開門，高興地吐了一口氣）呀，是你們呀，該死！

【卓國興和莊漢翹兩女同志活潑地走進來。】

陳潤明：哈哈！我們的家眷來了！

莊漢翹：（看到這個緊張局面）啊！你們怎麼啦！

陳潤明：我們還以為是那些狗跟着宗漢來搜查我們的呢！



莊漢疆：真的嗎？現在外邊也緊張得復。

卓蘭興：（發急地）我們究竟甚麼時候可以舉事，我看再不能等了。

曠培倫：你們剛才去調查那些槍枝運送得怎麼樣？

莊漢疆：請宗漢姐報告一下吧！

徐宗漢：我正預備報告的，現在通通集中在幾個你所指定的地方，所有的槍械子彈都是用一種花轎藏好，幾個人抬。前後都用音樂來吹吹打打！我們那許多公館門口貼上了紅對聯，今天大部份做着喜事。可是今天軍警方面戒備得特別的嚴，情形也就很緊張，但是做喜事的花轎也就特別多，情形更顯得熱鬧。現在進城出城都要受檢查，就只遇到坐花轎的他們就不檢查。而且那些狗才還笑笑地做着鬼臉讓他們通過。所以我們的工作做得很順利，一會兒就快完成啦！假使你們到外面去看，到處都可以遇見我們的同志在工作。

「外面傳來做喜事的鼓樂聲音，極爲熱鬧，由遠而近。大家注意聽，聲音漸遠。」

籍宗漢：你們聽！這個花輪裏，一定又是我們的同志在運送革命的禮物啦！

陳炯明：哈哈！妙極了！妙極了！

喻培倫：外面的工作做得很好。現在我們的東西都檢好了嗎？

方聲洞：（看了一下）大概沒有甚麼啦。

林覺民：剛才有一個總部的名單是誰檢起來的？

陳鏡波：沒有看到。

喻培倫：覺民，你趕快到裏面去查一查，那個名單是極重要的。

林覺民：好的。（入內。）

喻培倫：我們的文件是應該特別小心，而且我們這裏是一個重要的地方，不關緊要的地

方出了毛病還可以挽回，倘若我們這裏一不小心，那就會全功盡棄。所以我們應該

小心，十分小心才對。（提起注意）有時候或者還不夠，甚至於在一個紙頭上可以

找到了我們全部的東西。也許有時候一個不相識的人被追捕，他或者闖進我們的房

子裏來，於是那些狗便要來搜查我們的屋子。甚至像今天宗漢這樣，有人跟齊棟找棟，假使她一個不靈他就跑到家裏來，那麼那些狗也會進來了。所以我們要時時小心，刻刻小心。

徐紫櫻：還有他們現在是挨戶的搜查，我們這裏總有一次要來的。

莊漢翹：好了！宗漢姐！別恐嚇我們啦！我有一個毛病，凡是一樣事，講起來的時候，

我真是害怕得很，但是一到臨事的時候，我到會應付的。

韓國興：不要太怕了，那些狗知道甚麼呀？就是他來查，也查不出甚麼來的，只要再過

幾天，舉起我們的義旗，就是我們的世界啦，光明的世界！（她憧憬着未來的光

明。）

（外面腳步的雜聲，有一個女孩被人推倒的喊叫聲。）

齊棟：（命令地）先把這門看起來，不許動！（稍停）要注意窗戶，不要讓誰從窗戶

裏逃走了！

【立正聲】是！

【搜查的人正在外邊分配挨屋的套，全場緊張起來。】

徐宗漢：真的狗來了。

【覺民匆忙地出來。】

林覺民：那張名單不見了。

陳培倫：鏡波，鑿洞，你們兩個先到裏面去，其餘的坐下來講故事或者講笑話。

【鏡波：鑿洞匆忙地入內，其餘分別的坐下來。陳培倫在書架旁的椅子上，做着一

個傻瓜的樣子，不聲不響的在翻一本古書。林覺民坐在主人的位子上。陳炯明

和卓爾興坐在一邊，莊漢彌坐在書桌前，徐宗漢立在書桌旁。】

徐宗漢：（活潑地）哈哈！講得真好！（鼓掌）再來一個。

【大家都笑了。搜查的在敲門，宗漢去開了門，進來了一個官長和兩個兵士。】

官長：都不許動！（叫士兵）把這門關起來，你們到處去搜，搜到的東西都送到這裏

乘。(士兵關門)你們在這裏做甚麼？

【士兵在房子裏搜查，隨後便到裏面去。】

徐宗漢：我們預備到一個朋友家裏去吃喜酒，我們正談到一個新娘子的故事！

官長：(和緩地)談一個新娘子的故事？

徐宗漢：(鎮靜地)是的。

官長：誰是這家裏的主人？

林冕民：我就是。

官長：這一位是你的賢眷？

林冕民：(臨機地指卓國興)這就是腹內。

【卓起立點頭。】

官長：(對陳炯明)你是不是住在這裏？

陳炯明：是的。(指莊)這是我的內人！

【看到喻還在黏一本書，走過去對他。】

官長：你在這裏做甚麼？

喻培倫：（慢吞吞地立起）我在這裏聽他們講笑話！

官長：（搶他的書）看甚麼書？

喻培倫：這是一本周易。

【官長不注意他，把易經丟下，走過書桌這邊來取了那本書，喻培倫平常的仍然坐

下。官長正翻着這本書的時候，那個名單從他手上的書中落在地上，官長沒有

注意，全場都緊張起來。徐宗漢靠得最近，她走過一步，把腳踏了一半，其餘

被拋的身子蕩着了。官長丟下書，來回的在房子走了幾轉，注意到他們每一個

人，好像想在他們身上要發現些甚麼似的，但他們很鎮靜。然後兩個兵士從裏

邊走出來。】

兵士甲：報告長官，都查過了，沒有甚麼東西。

官長：查得仔細嗎？

兵士乙：很仔細的。

官長：（躊躇一下）好啦！走吧！

【三人不顧而去。他們都吐了一口氣，聽聽他們都走了，徐宗漢才從腳底下拾起那張名單，鏡波和驛洞從裏邊出來。】

徐宗漢：（吐了一口氣）你們說名單不見了，不是在這裏嗎？真該死，誰運麼茄麼去啦！些革命的前途就斷送在這張名單上面！

驛洞：真危險！

【徐綉綸走過去取了名單。】

徐綉綸：你們遇事太不小心了，這一張名單，就是我們今年正月間各同志集合在香港開會所推選出來的各部的負責人，就是我們這次舉事全部的組織，你們看：（指單隨後即念）「統籌部長黃興，副部長趙聲，下設八課，一是調度課，主任姚雨平，掌理

運動新舊軍人。二是交通課，主任趙慶，掌理江浙皖鄂湘桂滇閩各路交通。三是編譯課，主任胡毅生，掌管譯運器械。四是編制課，主任陳炯明，掌理草定規制。五是秘書課，主任胡漢民，掌管一切文件。六是出納課，主任李海雲，掌管財政出納。七是調查課，主任羅熾陽，掌管偵察敵情。八是庶務課，主任洪承勳，掌管其它一切雜務。『你們看，這是多麼重要呀，差不多我們一切的組織，都在這張名單上，剛才是誰把他挾在這書裏邊，若不是宗漢的機敏，恐怕再蠢一點的狗才也會要發覺了。』

方肇洞：（扭扭地）我看是陳鏡波挾在書裏邊的，因為那本書，是陳鏡波在那裏看。  
陳鏡波：（着急）我沒有，我根本就沒有注意到這個名單。

林警民：也許因為你沒有十分注意，就隨便的挾在書裏邊啦。

陳炯明：這些地方可以證明我們技術不修，條理不清，甚至可以說組織不嚴！

陳炯明：好啦！過去的事就算了吧，以後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有人又在敲門，喻培倫即刻把名單交林覺民去藏起，林將入內。」

徐宗漢：誰呀！

林太太的聲音：我是來找林覺民先生的。

「林中止入內，矛盾而苦痛，大家都默然，聽他的吩咐，隨後他堅決地以手示意，不要說他在這裏，然後他決然地入內。大家現出苦痛的情緒，徐宗漢慢慢離開了那門，林太太是一個溫雅而多情的熱情女性，她滿懷希望從容的走進來，當林太太和喻培倫交談的時候，大家在互相的私語交談。」

徐宗漢：是林太太嗎？從那裏來的？

林太太：啊！是的，我就是，從福建來的，我特地來找覺民，他在這裏嗎？

喻培倫：他現在不在這裏，林太太從這樣遠來找他，有甚麼緊急的事嗎？

林太太：（想說而說不出來）啊！緊急事到沒有，不過我要看看他，媽媽還希望他同我

一道回福建去。他現在在那裏呢？

曉環倫：他還在香港，過幾天就可以回來了。一回來，我們就要他來看你，你現在住那裏呀？

林太太：我是一個人來的，這裏也沒有親戚朋友，地方又不熟習，我住在長堤福來客棧，他幾時回來呢？

曉環倫：他過幾天就會回來的。

林太太：那天謝謝你，他回來了，就請通知我一聲。

曉環倫：好的！我想請國興漢羅你們兩位送林太太回去再來吧！

卓國興：好的！我們送林太太去！

林太太無可如何的走去，大家都用同情的目光送她。

徐宗漢：（同情地）怎麼辦？

曉環倫：請覺民出來！

林覺民悲苦地走出來。

方顯赫。覺民，你不能選擇，那太痛苦了！你應該去見她，告訴她！

林覺民：（痛苦地）啊！不能！請你們原諒我，我不是一個殘忍無情的人，我是極愛她的，但是因為我太愛我們的民族，所以我勇為革命而死。（更痛苦）我自和她結婚以來，何嘗不想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但是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精心決意，有誰家能辦呢？

德蓋漢：但是目前的事情擺在這裏，我們都替她難受！

林覺民：（回憶地）我在四五年前的一天晚上，我曾經告訴過她，我說與其是我先她而死，到不如她先我而死。她起初聽了發起氣來，後經過我的解釋，她也就沒有話說了。因為她的身體不好，如果是我先死了，她一定經不起這大的悲痛，而我也就不忍她受着大的痛苦，所以我希望她先死，而讓我痛苦。但是今天我必要先她而死，所以我不能見她而更使她痛苦！

大家靜默然，徐宗漢快要哭了。

續增倫：但是你應該節制你的情感，把這個事情安置一下。

林覺民：不，安置她個人的事情是小，國家的事情是大，我們應該把死生看得更明白一點。以今天的情勢看來，天災可以死人，盜賊可以死人，被列強侵略可以死人，貪官污吏虐民可以死人，我們處今天的中國，國內無時無地不可以死；到那個時候使我眼睜睜看着她死，或使她眼睜睜看我死，我也不忍。她也不能。即算沒有死而難散不相見，徒然使兩地眼穿而骨化石，試問古今幾曾見破鏡能圓？那比死還更苦，所以我率性願死而不顧她！至如我今日之死已無遺憾，國事成不成，還有同志在！

徐宗漢：你使得我們都悲痛和興奮起來！

林覺民：我們還要有最大的決心，才能完成民族革命的偉業。我向來主張，「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我拿愛她的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才敢先她而死，不去顧她。但是我也希望她以天下人爲念，樂於讓我去犧牲和她自己的幸福，而爲天下人謀永久的幸福！

喻培倫：（感動地）學民：你真偉大，天下人如果都能像你這樣，人類的前途是光明的！  
！既然是這樣，就讓我們派人送你回去吧！你不見她也好。

林覺民：（堅決地）就這樣辦，以後關於這個問題，請你不要再提起，免得使我更痛苦才好。

喻培倫：（同情地）是呀！

徐宗漢：（想起來，看錶）克強到這個時候，怎麼還不回來呢？

【外面打門的聲音。】

方聲洞：你們看！這一定是克強來了！

【方聲洞走去開門，果然是黃興英武地立在門口，容胖胖的身軀，和藹的笑容，大家發出快樂歡呼之聲。】

大家：啊！

徐宗漢第一個走到他的前面去。熱情地做想去抱着他的姿勢，克強走進來，快樂的

拍拍她的肩。

徐宗漢：克強！你真的回來了！（有一種依依之情。）

黃克強：是的！同志們，我很想看你們！爲着中華民族的解放急於想看到你們！

喻培倫：我們正等着你回來決定一切。

黃克強：好極了，你們都在這裏，我們現在就談談！

【大家集合的坐下。】

喻培倫：現在是革命的苦悶時代，滿清政府是這樣的腐敗，而又加緊的壓迫我們，我們的環境是非常險惡，時時有被搜捕的可能，但是我們都不管他。本身感到困難的，

一是糧食的問題，二是財政的問題，三是舉義日期的問題和配備工作的問題。

黃克強：環境的困難，我是預想到的，本身的這些問題，都可以設法來解決。

【大家興奮起來。】

方聲河：都可以解決嗎？我們即刻就動手！

黃克強：（慨然地檢討）我們本來決定在十五號那天就發動的，一方面因為美國華僑方面的款子沒有到齊，奎衙屬一萬五千元在廿號以後才到。一方面因為溫生才刺李璋的事件發生，省會正戒着嚴，想等和緩一下。一方面在日本所購的槍那時還沒有到。現在日本方面的軍械已經陸續都到了，過去我們是用頭髮裝運，現在發明改用罐頭裝運，不久就可以運齊。因為連日這邊風聲甚緊，港部恐怕這裏沒有人主持，所以由大家決定才要我們今天來。

徐宗漢：我們那天發動呢？

黃克強：大家以為那天最好呢？

陳鏡波：我想最好是改遲一點，準備得更充分些！

陳炯明：我也以為我們現在所準備的實在不夠！

陳鏡波：雨平的意思也是一樣，他也覺得要有六百枝槍才能發動。

喻培倫：我們應該在廿八號來發動，現在一切的準備都已經差不多，而且選鋒方面的兩

者已到了十分八九。同時我們要拿新章，如果改遲，在新軍方面也有調走的消息。那時力量就更單薄，舉事更難。

黃克強：凡百事情，要幹的時候，必要有一個大決心，就是「不成功即成仁」才有收穫。事到今日我們如果又要改期，那就等於把我們自己來解體，將來如事不成，何以對得起總理？何以對得起海外的同胞？如果大家不決心，我願一人獨辦李準，以謝同志！

陳鏡波：不是解體的問題，也許因為我們緩一點，環境會好起來也說不定。

黃克強：你們要知道，我們同胞都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下，在滿清政府腐敗的政治壓迫下，過着牛馬和奴隸的生活，這能允許我們等待嗎？我們要知道，革命是不能等待好壞環境好壞會的。

陳獨明：我們也要自己估量一下，不見得我們一革命，我們的同胞就都能够享福啦！

黃克強：對革命沒有完全了解，是我們的損失。我們更要知道，革命是有過程的，在這



過程中，我們不能貪圖幸福，是要自己去犧牲的，然後才能得到人類的幸福，民族的  
光明。

陳炯明：既然一時談不到，又何必這樣着急不改期呢？

陳培倫：我剛才說過，革命是沒有可等待的。如果我們遲了一天，也許人類的進化因此  
會要遲到一年或者一世紀。

陳鑄波：我不懂得這些哲學，不過社會始終是一個社會。

黃克強：但是我們要把黑暗的社會，變爲光明的社會，把人類奴隸牛馬的生活，變成光

明幸福的生活。

徐宗漢：一切光明和幸福是在黑暗和痛苦中產生，經不住困苦，就衝不破黑暗，就沒

有革命的前途。

林覺民：革命者，應該拿自己的血肉去預報人類幸福的降臨，但是這個幸福他自己却享

不到，我們的血流得愈多，革命之火會變成燄燈炬之勢，然後才是民族之路，世界

人類之和平爭辯，她會像十個混賬男婚的春天而來嗎？

徐克強：你們看見嗎？革命之火在燎原，民族的幸福和光明快要降臨了，她告訴我們  
向前去！向前去！

黃克強：對！對！光明告訴我們，向前去！向前去！個人的生命算得甚麼，在我們中間  
無限的受苦之前，個人的受苦又算得甚麼？我相信犧牲是最有力量的！我相無無辜  
的血肉是最有力量的！徐克強：向前去，覺得怎樣呢？

陳炯明：我並沒有甚麼成見。

陳鏡波：我也不過爲着革命的前途多一層顧慮而已。

黃克強：那末很好！我們現在決定在廿八日發動，現在我們還是依照十日委員會的決議  
分十路進攻。由我率南洋及閩省同志百入攻兩廣總督署，趙聲率江蘇安徽同志百入  
攻打水師行台。徐維揚草紀鈔率北江同志百入攻督練公所，陳炯明胡毅生率民軍及  
東江同志百入防殺蘇籍界及信領歸德門大北門兩統樓。黃炎毅率東莞同志百入

攻巡警道及廣州中協署，兼守大南門。姚雨平率所部百人佔領飛來廟小北門并延蘇  
騰新軍入城。李文甫率五十人攻旗界石馬橋軍械局。張祿村率五十人佔龍王廟高地。  
洪承點率五十人破西槐二巷砲營。羅仲霖率五十人破壞電信局。放火委員照原定  
計劃入旗界放火擾散軍心。這幾天我們盡量作準備工作，隨後我們分途去進行。

噫培倫：好極了！我看就是這樣決定吧。

方鑿洞：我同意！

陳炯明：克強剛剛來，很辛苦，現在也快吃飯了，其它的事我們吃了飯再決定。

黃克強：好，你們先去吧。

噫培倫：吃過飯再繼續的談。

「大家隨着去吃飯，克強走到門口，宗漢把他叫回來。」

徐宗漢：啊！克強！

黃克強：（站住回過頭來）啊！有事麼事？宗漢，我還沒有和你談談。

徐宗漢：不是，我個人到沒有關係，爲着我們的革命，你應該注意兩個人。

黃克強：（故作不知）啊！甚麼人？

徐宗漢：我以爲陳鏡波這個人很可疑，你沒有到以前的時候，那些狗才來搜查，我們總部的名單，他把它藏在書裏，不去藏起來，險些被那狗才們所發覺了，不知他是何

居心——

黃克強：呀！有這樣的事嗎？

徐宗漢：還有，就是陳炯明，這個人非常不堅決，工作的分配，對於他們兩個人是要特別注意的。

黃克強：啊！謝謝你。還有誰嗎？

徐宗漢：其次我就願意到姚雨平運動新軍的不可靠，或者組織不嚴密，他等一會要回來，你可以切實的問他。

黃克強：（感念地）啊，宗漢！在這些地方更顯得你的可愛！

徐宗漢：真的嗎？但是我很少看到你這樣快樂。

黃克強：這因為我的責任太大了，沒有一刻鐘可以使我們沉醉在愛的懷抱裏！

徐宗漢：（依戀地）啊！既然沒有一刻鐘的時候可以使我們沉醉在愛的懷抱裏，克強，

那末一分鐘或者是一秒鐘吧！

黃克強：（去抱她）啊！親愛的，我們永遠地愛着！

徐宗漢：（回答地）我們永遠地愛着——走向革命的大路。

【姚雨平高興的跑進來，他們不好意思的分開了。】

姚雨平：（笑起來）啊！他們呢？

黃克強：好，你很辛苦！（對徐宗漢）叫他們都來吧！（徐下）

【他們陸續又從飯廳裏回來了。】

姚雨平：剛才我聽說是新軍有問題，我特地去跑了一趟。

黃克強：結果怎麼樣？

【大家注意聽。】

姚爾平：結果是好極了，不但全部的新軍沒有問題，而且巡防營和會黨，都運用得很好，只要我們一決定舉事，命令一下，他們全部都可以動手。沒有問題，這責任完全交給我好了。

黃克強：啊！好極了，我們革命的前途是勝利的！

大家：（高興地）我們革命的前途是勝利的！

【幕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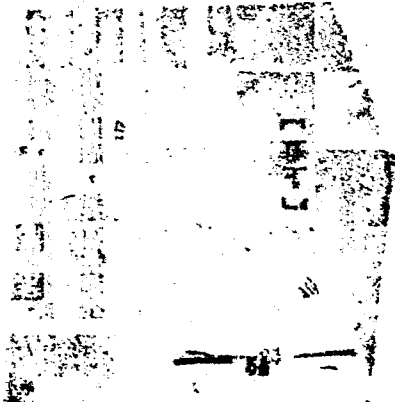
大 港 (一) 官 署 及 公 司 建 築 物 之 修 繕 費 用

官 署 建 築 物 之 修 繕 費 用 係 指 官 署 建 築 物 之 修 繕 費 用 而 言 其 詳 見 於 下 列 各 項 之 內

交 通 費 用

官 署 建 築 物 之 修 繕 費 用 係 指 官 署 建 築 物 之 修 繕 費 用 而 言 其 詳 見 於 下 列 各 項 之 內

官 署 建 築 物 之 修 繕 費 用



第二幕

時間：三月廿七深夜。

地點：兩廣總督衙門內泮捲廳。

景：泮花廳內，正中爲八扇穿花格屏風門，左右兩側有門通入內室，廳正中懸舞筆字中堂，及條幅，中置高長案，案上置朱色古瓶，銅香爐，綉裝書，以及紅色爪燈。左方一大圓鏡，圓鏡下面是張鳴枝的公文籠，上置文房四寶和橫卷，檯旁置太師椅一把，爲張批公文時所用。舞台正中左右兩面置雲石茶几及靠椅八大張，右兩爲長大之穿衣鏡，和高腳的花瓶盆架。廳中懸犬燈籠。舞台左右後方均有門可出入。

開幕時舞台光線不甚強，舞台被屏風後的微紅燈光所映亮，一陣洋琴（蝴蝶琴）聲從內傳出，奏着當時流行的小調。遠遠地傳來敲三更的聲音。舞台上一條綠氈一面打哈欠，一面在整理張鳴枝公文籠上的東西。



聽差甲：（疲倦地自言自語）呵！呵！真累，三更了，真想睡，可是老爺們偏偏還不回來。唉！真難伺候！累死了！呵！呵！唔！唔！（支持不住地伏在案上睡去。屏風後琴聲止，遠遠傳來不斷的敲三更聲，一個婢女從屏風後出來，看見聽差睡狀，覺得好笑，有意戲弄地，裝着老爺的聲音高叫。）

婢女：奴才！整天睡，整夜睡，好大的狗腿，睡到我的公案上來了，你還想留這條狗命嗎？混賬王八旦，滾！

聽差甲：（突被驚醒，不敢抬頭，跪跪下求饒。）是！是！大人，奴才糊塗，下次不敢。

婢女：奴才，給我滾下去。

聽差：是！是！（站起，抬頭見是婢女，動氣。）哦，原來是梅香你這個賤丫頭，讓我來教訓你。（舉鞭打婢女）婢女笑着跑到椅後，一面用手指屏風後，說。）

婢女：你教，你教，二奶奶在後面正不舒服，回頭給她聽到了，真要你滾蛋！

【第二面借奶奶勢力來壓服他。】

聽差甲：（屈服的）那麼你跑到這兒來幹嗎？深更半夜，像野貓叫一樣的。

婢女：幹嗎？這不是奶奶讓我上這兒來，看大人回來才沒有？喂，你可知道大人今晚這樣夜深還沒回來，是有什麼機密大事嗎？

聽差甲：（抱怨的）屈大事，還不是下長場去吃花酒嗎？

婢女：（開玩笑的）那麼我去告訴二奶奶，說你告訴我大人是去吃花酒去了。

聽差甲：（着急驚惶）啊！你別，別，別去！若是給大人知道了，那可真要教子的狗命了，求你做好事！

婢女：不，我一定告訴二奶奶。

聽差甲：（哭喪的）求求您，做做好事，饒了我，饒了我，賞我一碗飯吃。

婢女：不，不，我一定告訴二奶奶。

聽差甲：（跪下）我給您下跪，叩頭，饒了我。

【正在這時，遠處傳來吆喝的聲音：「大人回府！侍候大人！」脚步聲由遠而近，婢急閃入屏風內，聽差甲失神地立起，仍收拾桌椅，張鳴岐借幕友黃國才入。

聽差甲趨前打千。張面現醉意，行路現略不穩狀，言語失常態。」

張鳴岐：（向幕友）我真累了，讓我好好的休息一下。（疲倦地倒在太師椅上，但又興奮地向幕友）可是小琴這姑娘，倒殷勤得很。

黃國才：（會意的）是，這姑娘很有一點大家閨秀的風度，這是大人的卓見明識。

張鳴岐：對，以後有機會，還想和這個姑娘談一談，她倒還風雅得很。

黃國才：是，只要大人高興，交給下走去辦就是，回頭打發人去把她接到下走舍下去住，只要大人吩咐一句，隨時就可以要她來侍候大人。

張鳴岐：（樂意的）好，就照你這樣去辦吧！（隨又打呵欠倒下。）唉！真累了，要不是開了孕璋那樁事情，我真想趁這公餘的時候玩個痛快，偏偏這些亂黨又在搗亂

，呵——唔。（一面拿出鼻烟壺來吸，一面合眼養神）

黃國才：是，是，這些革命黨，真是該殺，應當抓到一個殺一個！給他個斬草除根才好

【這時婢女從屏風後出，向張打千。】

婢女：給大人請安，二奶奶請大人回上房休息。

張鳴岐：（微張醉眼）唔，就來了！

婢女：大人，二奶奶侍候大人半天了。

張鳴岐：唔！知道了。

【婢下。張正起身，幕友黃國才告退。】

黃國才：大人，請納福！（打拱欲下，另一幕友應伯聲忽忙入。）

應伯聲：（張惶狀，向張打拱）參見大人，有機密事要報告大人。

張鳴岐：（蹙不快，一面打呵欠）什麼事，明天再說吧！

應伯聲：是革命黨搗亂的事。

張鳴岐：革命黨不是前天抓起來了嗎？那裏還有這許多革命黨呢！

應伯聲：是的，前天抓到的那批，已經照大人的意旨辦了。可是今天又抓到一批私運軍火的，他們假裝蓬頭髮的商人，表面上是蓬頭髮，其實裏面都是藏著軍火，今天晚上在南門那邊被守城的守兵搜出來，當場擒到了幾個革命黨人。聽說這些軍火是他們運來準備暴動的。

張鳴岐：（吃驚）哦！怎麼這些革命黨人捉不盡，殺不盡呢？

應伯聲：所以特地來請示大人吩咐辦法，這是緊要的事情，要採取緊急處置才好。

張鳴岐：殺不盡的東西！

〔張在台上來回踱着。考慮應付方法。爾卷友在搖頭想計策。這時屏風後傳來嬌媚的聲音。〕

張：姜大人！大人！

張鳴岐：呃，就來！

張 姜：大人，大人！請快休息吧，別太操勞了。

張鳴岐：知道了，知道了！唉！革命黨！大逆不道，目無天子，王法，簡直是有意和我爲難！唉！

【焦急地想不出應付方法。這時張姜從屏風後探出身來，嬌嗔的樣子。】

張 姜：大人！時間已經不早了，別太操勞了，請到上房安睡吧！

張鳴岐：是，是，我就來，還有一點事情沒有辦好。

兩幕友：（同時打拱）夫人，晚安！

張 姜：（很高興的走出來瞥一眼。她穿粉紅的旗服艷裝，很輕挑而又嬌媚地問張）

）什麼事情！明兒辦不成嗎？大人，您的身體也得要保重才是。

張鳴岐：是，是，但是——

張 姜：但是不可以嗎？

張鳴岐：呃，是——

應伯聲：呵！夫人，這是一件機密的要事，要請示大人緊急處置的。

張 姜：（不高興地）我知道是機密要事，但是明天辦不成嗎？你們應當替大人分勞才

是。你可知道大人是國家的重臣，要是給大人操勞過度了，那不是國家的損失嗎？

（教訓地）兩位還有什麼事跟大人商量嗎？

黃國才

（同時）是是！（恭敬的）

應伯聲

張鳴岐：（懼內和焦燥的）呃！

應伯聲：呃！大人

張 姜：大人！

黃國才：（識相的拉應下，並向張姜討好地告退）大人，夫人，晚安！

應伯聲：夫人，大人！晚安！（同時下。）

張 姜：（嬌滴的）大人，您總是不聽我的話，太過操勞，不是很吃虧嗎？

張鳴岐：是，是，可是有緊要的機密事要辦，也沒有法子呢。

張：妾：得啦，得啦，我真看不慣，你總是受他們纏繞。你看剛才那兩個人總是擺着

離鬼樣子，我真討厭！

張鳴岐：不，你不知道，這是一樁重要的事情！

張：妾：什麼重要的事情，這不是老套？

張鳴岐：不，是革命黨要鬧事呢！

張：妾：革命黨鬧事，抓起來殺他一兩個，不就得了嗎？

張鳴岐：唉！你不知道，殺不盡呢！越殺反而越多了！

張：妾：好啦！好啦！別再說了吧！本來我是不害怕什麼革命黨的，可是給你說得我也

害怕起來了，所以我每天總是很就心，怕您到外面去的時候，會像字琦一樣地給革

命黨暗算了呢！

張鳴岐：（被提醒一般驚慌的）不會的！不會的！



張 姜：好啦好啦，請回上房歇歇去吧！

【突拉張入內，外傳來脚步的聲音，聽差乙匆忙入，大聲向張稟告。】

聽差乙：啓稟大人，李提督有要事來訪，他要立刻見大人。

【張和姜停住，頗顯驚惶。】

張 姜：李提督要見我？爲甚麼要這樣深夜地來見我？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聽差乙：在外面客廳裏！

【李從外面應聲而入，後面跟着他的幕友田要清。】

李 提：（惶惶地，神色不安，精神不足，像睡眠不足和抽煙未過癮一樣，個子矮小的

陰狠人物。）我在這裏。對不起，我不待愈的傳報，就走進來了，這爲了機密的要

事，請總督原諒！（進內見張姜行禮）哦！還有夫人請原諒。

張 姜：哦，沒有什麼。我在這裏不便吧？

李 提：不要緊，不要緊。（姜下。向張）總督大人，你可曾接到密報？據說今天搜到

革命黨人私運的幾箱軍火，而且聽說他們最近就打算起事，而且現在省防的軍隊很單薄，我想跟總督來磋商一個應付的辦法。不過，呵——唔。（打呵欠）（雜動作）

張鳴岐：唔——（略一思索）好！李大來得正好，我們要好好地磋商一個應付的法子。

來人呀！

聽差乙：（上）特候了，請大人吩咐。

張鳴岐：你去請林人望師爺來。說我有要緊的事情，請他快到花廳來見我。快！呵！

聽差乙：是，是。（下）

張鳴岐：今天，您還有什麼情報嗎？哈！哈！

李準：除此以外還沒有其他新的情報，我們派到革命黨裏面去工作的人還沒有回來報告，大概今天晚上他會有報告來的。

張鳴岐：是不是那個姓陳的？

李準：是的，正——哈——（打哈欠）正是他。

張鳴岐：好，那麼，我們等他的報告吧！

【張和李二人都顯着支持不住，連打呵欠，露出烟癮發的樣子。張妄上。】

張妄：大人，李大人，夜很深了，您們太累了，我看還是到後面貴妃榻上去休息一會兒，提一提神再說吧！

張鳴岐：對，倒說得對，精神可真乏透了。請吧！彼此知交，不必客氣了，我們一會兒來想個對付的辦法。哈——

李準：一定奉陪，哈，哈，哈！

【張和李及張妄同入屏風內，舞台上只剩下李幕友田要清一人，目送他們進內，就蹣跚地跑到張公文檯上去偷翻公文，但聽到近處的咳嗽聲，他又裝着自由自在地昂頭在廳中踱着方步，一面掏出鼻烟壺來吸。這時從屏風後傳出張，李，及張妄的笑聲，田要清一聽此聲，使他不自觉地，烟癮也發出來，一面偷向

屏風內張望。忽地遠處傳來脚步声，田立刻裝作在看御書中堂，搖頭擺腦地讀着。這時張的重要幕友林人望入，見田頗驚。兩人面對面，似有宿怨，不相理會，但爲官場面子，又不得不擺出笑臉來應酬。」

林人望：（揶揄嫉妬）哦！我以爲是誰，原來是田要翁。

田要清：豈敢，豈敢！林望公，今天天氣，哈哈！

林人望：（懷疑嫉妬的）今天天氣倒很好，大概是黃道吉日吧！田要公也到我總督府來做起客人來了。

田要清：（自負的）不敢當，不敢當，不過有點要緊的事情要來跟總督大人請示，商量一下，這是有關於國家安危的大事！

林人望：（醋意的）真想不到，幾天不見，田要公參起預總督大人們的機密大事來了，真是失禮，倒要請田要公在大人們面前提拔提拔。

【田烟籬發，他立刻拿出鼻烟壺來吸。林與田兩人正相持僵局間，幕友應伯聲上】

應伯輝：兩位晚安，現在有緊急的事情要見總督大人和李提督大人。

【他的高聲驚動了後面抽着烟的張季二人，二人由屏風後出來。】

張鳴岐：你們都來了嗎？爲什麼不早來告我呢！

林人望：是，是，大人，時候多時了。

張鳴岐：（向應）你有什麼事要說嗎？爲什麼大聲大氣的呢！

應伯輝：稟告大人，剛才得到的緊要探報，說在省防的兩營新兵受了革命黨人的運動，形勢不穩。他們準備在革命黨人起事的時候，一同加入謀反。據說革命黨人想趁省防空虛的時候圖謀最近暴動，所以請總督和提督大人趕快設法鎮壓。

【各人聽話後，面色立變，大爲驚惶。】

張鳴岐：吓！怎麼有這樣的事，吓，你們平日爲，爲，爲什麼不留心革命黨人的活動，直到這個時候，才才來報告，真是糊，糊塗，混蛋。

衆幕友：（同聲）是，是，大人，我們只以爲抓到了革命黨殺頭了，就完了，那鷹傳應

們如此之多！

張鳴岐：糊塗！混蛋！王八蛋！革命黨，你們平日受什麼國祿，連這一點事情都弄不清楚，萬一鬧出什麼亂事，要我如何去見朝廷？

應伯爵

是，是，奴才等知罪。（兩人低頭不敢拾起來）

林人望

【這時李準在旁捻鬚焦燥，他的幕友田要清在一旁冷笑。】

李準：（向應）你這個消息是可靠的嗎？

應伯爵：是，提督大人，是確實確實的密報。

田要清：（卑躬的）啓稟兩位大人，現在亂黨已成燎原之火，國家危在且夕，我看事不

宜緩，還是想法先繳兩營新軍的械，以防不測吧！

【這時大家都被他提出的這個問題所吸住，大家都無形地集中到這個問題上來。】

張鳴岐：（向李）那麼李大人立刻派兵去繳新軍的械。

林人望：不成吧！新軍都是早具謀反的念頭，具有必死的決心，況且他們的軍火精良，平日有訓練，若是弄得不好，他們立刻起來反抗是真值得憂慮的，況且省防空虛得很。這要請張大人考慮才好！

應伯聲：但是我們現在不解除他們的武器，等到革命黨的運動成熟，乘機起事的時候，那爲患就更大了。

田要清：我看還是趁他們出去練兵的時候，派幾個人去把他們的槍枝拿出來，等他們回營的時候，變成徒手，不是無用武之地了嗎？

李準：（點頭）唔！這個計策倒不錯。

張鳴岐：（點頭）唔！很不錯。

【這時田很得意，可是林却嫉妬起來。】

林人望：錯到是不錯，可是兩營人有六七百枝槍呢。要搬出來，是目標很大的，這個消息若走漏給新軍知道，那就更糟了。我看不如趁他們練兵的時候，派人借名去檢閱

兵舍，去的時候，可以一個個把他們留在營裏的槍枝機柄取下來，六七百枝槍的機柄，只要兩隻大籐筐就可以裝出來了。

張鳴岐

（同時）這個計策更好。

李準

林人望：（更得意）那麼請李提督大人立刻派人去辦。

李準：（轉向田）你回頭回衙門，立刻下令，明天依計辦理。

張鳴岐：（放心的呵一口氣）唉！現在只要把新軍的問題解決，亂黨的事總好辦了吧。

（向林）回頭下令全城，挨戶搜查，嚴拿亂黨。

林人望：是，是！

張鳴岐：現在就這樣決定吧！哈——唔！（打哈欠）真累極了！其他的事情等明天再說吧。

陳伯聲：哦，啓稟大人，外面還有一個姓陳不肯說出名字的，有要緊的事情要參見大



人。

張鳴岐

(同時)哦！

李準

應伯聲：他說有非常迫切的公事！

張鳴岐：(惶急而又生氣的)那麼你著早爲什麼不說呢！真混蛋！李大人坐坐，我去一  
去就來！

【張下，應隨下。】

李準：(一樣焦急)又不知道有什麼亂子來了。

【張，應再上驚慌失色。】

李準：(焦急的)總督，有什麼特別的消息？

張鳴岐：他說已經打聽到了，薛希靈友藉，由胡漢民，黃克強佈置得已經十分精密，各方面約軍火已經陸續地私運到省。同時新軍方面，也和他們有過密切的接洽，他們

現在決定本月廿八號起事謀反，首先就是進攻總督府。

李準：進攻總督府！

張鳴岐：（驚惶失措）哦！二，二十八號！二十八號！這個事情怎麼辦呢？怎麼辦！

李準：瞎！我想最好——

張鳴岐：（急問）最好什麼？——

李準：最好趕快把新軍裏面靠不住的抓來，同時把所有的新軍解決。

張鳴岐：省城軍力到底太薄了，亂黨攻打總督府來，我着——

【全場陷于一種沉寂空氣中。】

李準：（慢慢的）我以爲——（快速地）立刻把吳宗禹的巡警營調回鞏固省城！

田運濤：（賣弄地考慮）唔，調回巡防營——

林人望：對，對，把吳宗禹的軍隊調回來以前營駐守龍王廟高地，以扼亂黨死命，以所

餘的守在南海門沿河一帶牆上，以扼其後路，則省城圍若金鑊了。

那時候，怕是不怎麼怕，可是他們首先要進攻總督府，我，我，我們應採取如何措置？

林人望：【大家惶恐，沈靜片刻。】

林人望：我倒有一計。我們一方面鼓吹說總督大人和提督大人在督府，審議黨，一方面

我們立刻將督府裏的重要文件遷出，佈一個空城計，同時在四城下重兵，四面把

他們包圍起來，也許可以一鼓殲滅了這些亂黨！

張鴻波：對，對！（向各幕友）立刻下令全府大小官員起來整理檔案行李文件，悄悄遷

出督府，如有走漏消息者，誅三族！

衆幕友：是，是！（同打恭下。）

李準：（向張告辭。）總督請臥養吧！告辭！

【這時衆人皆下，舞台上只剩下張一個人，精神不振，惶恐焦急，在舞台走來走去】

李準：（遠遠傳來打四更聲，和鷄的啼叫，夾着後面叫喚人們起來的聲音，搬運物件

的聲音，混成一片，像傾感着一陣暴風雨的襲來，張個人驚天地，穆穆着。）

張鳴岐：唉！首先進攻總督府！二，二十八號！（這時從屏風後閃出張妾來，穿著未扣完整的睡衣，驚惶地上。）

張妾：大人！大人！爲什麼全衙這樣吵鬧，我！我！我怕！

【這時衙役們燃着火炬來搬運什物，紅光映進洋廳來，更增加恐慌。】

張鳴岐：是，是，是革命黨要要要造反了！

張妾：那麼怎麼辦呢！大人！大人！

張鳴岐：快，快，快去收拾金銀財寶，你立刻搬出督府吧！

張妾：大人！大人！到那裏去？到那裏去？我還有很多的首飾！

張鳴岐：不要了！不要了！

張妾：不行，不行！大人！你去同我收拾！（拖張）大人！

張鳴岐：（糾纏）不，不，不！你去！你去！我腳有點軟！我！我走不動！

張妾：（拖張）不，不，我！我怕。大人！大人！大人！你快帶我走！快帶我走——

〔拖張下，張腳軟，走不動。舞台後喊聲與更聲更急。〕

〔妾：大人！大人！大人！〕（聲音從後面送出來，幕後他們的呼聲漸遠）

【幕下】



### 第三幕

地點：另一革命機關

時間：三月廿八晚七時許

景：中產者的一間內容廳，右首一門通外路，後左一門通內室，與此門成倚角，在後後端尚有一門通別室。壁上滿掛對聯，偏左有一方桌，靠右壁是富麗的紅木椅几。台後有一長案，上擺花瓶之類。

幕開時，燈光甚暗，僅能辨別舞台上的什物。右門外，却燈光甚強。因此時外面正在辦着候喜事，嘈雜的人聲，也不斷地傳來。但在舞台上不但不爲其所擾，反越顯得沉寂。

深夜的燈光中浮動着的人影，異常零亂，似乎怪怪地攪着一些東西，面露着驚慌的縮頭，外表看起來，有的像食品，有的像原料。他們是年能而苦於一輩，傳聞人

是那樣的堅定，活潑。因爲他們是經過長時期決心的，所以看上去雖然緊張，却也不感到怎樣的重壓。他們靜默的時候多，偶然地也彼此交談幾句。一會兒，兩位女士拾着一些槍桿出來。

男聲一：（關切地）不太重嗎？

女聲一：算不了甚麼。

男聲一：是槍枝吧？

女聲一：不錯。

男聲一：搬到那兒去？

女聲一：你問它幹嗎？知道嗎？這是我的嫁粧。

男聲一：當心些呀！一會兒連新娘也——

女聲一：放你的屁，講這些靈氣話。

男聲一：哎喲！好利害的新娘！（持繩頭等物走近門口）噢！那當新娘子還是第幾次了？

女驍二：……唔！唔！唔！八，十，十一，第十二次。怎麼樣？

墨爾二：……那末，請你當新娘當到老。（下）

如蘭一：……壓！（回頭）怎麼，走呀！

女驍一：……大姐，我們歇一會兒吧？

女驍二：……真沒用，這樣快就累了嗎？

女驍一：……（坐下）大姐你說不要緊嗎？

女驍二：……懶得這樣胆小。我們不是已經搬了好多次嗎？幾時出過漏子？你怕就不用革

命！

女驍一：……還倒不是怕。但是每當我想到那一切情況的時候，心裏總像有件事放不下似

的。

女驍二：……得了，到了那時候還有甚麼放不下的！真真，解放心吧，這次我們的成功是

一定的。那些人簡直一點用也沒有，個個弄得傻頭傻腦，要我們一點事，包你嚇壞



他們跪下來叩頭。眼睛不用說，眼睛裏那顆老淚，像珠子一樣，滾滾而下。可是，在這時分，聽說他還有廚工夫和家婦兒們爭風吃醋，這

女聲一：不過，大姐，你就不知道外邊風色這麼樣急，萬一——

女聲二：（鑽心）誰閒得護了吧！除命死，還有甚麼更危險的！

女聲三：大姐，你別誤會，我並不是怕死，我担心的，死又死不掉的時侯，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好？

女聲四：（從袋子取出一個紙包）我把這個分一半給你就不那麼擔心了。

女聲五：（接過紙包）這是甚麼？

女聲六：（擔心些）這是毒藥！

女聲七：（不語）

女聲八：不錯，擔任搬運軍火的同志們，身上差不多全帶着這個。就準備萬一出了一點子，

就不了身時用的。我沒有早給你，這真是一個疏忽。

林文上：「不，這樣才可以使我更放心些。」

女聲：「好了，別多說了，他們也許在那裏等著呢。」（同下。）

（室內舞古稍靜，林文上，見室內無人，點着燈，舒伸一下身體，坐下。一會兒，右門——外傳來鑼鼓噴哨聲，現出得意的微笑。林尹明，林亮民，喉塔翁，鄭坤皆出。）

林尹明：「喉塔翁，昨晚，花轎出門了？」

鄭坤：「陰！」

鄭坤：「喉塔翁，你嚇唬的那麼多的傢伙，想不到一下子便嚇完了。」

林尹明：「喉塔翁，你不是還剩下一些嗎？」

喉塔翁：「這些是留着準備這兒用的，省得明天再攪起來費事。」

鄭坤：「（得意地）喉塔翁，這法兒是誰想出來的？真好極了。那一百秘轎，這慶隆來被去的，人家還以為真的是新娘子出嫁呢！他媽的，鬼才知道，花轎裏面竟是個專裝錢子的母夜叉。哈哈，我說喉塔翁，這老輩會成班了，我看這法子的人，非得

劉大堆笑對他一下不搭。還有幾個想辦法壓羅漢來運軍火呢。

林 英：得了，阿坤，閉上你的嘴吧，別講傻話。

羅 漢：傻話？壓羅漢，歐大哥，還是你講吧！你說革命成功了，還捨不得火大地燒黨，不  
下功臣嗎？

林 英：如果革命成功了，那還用說，可是也不要想得太樂觀了，即使目前成功了，此  
後的事還多着呢。何況目前的情勢還難說得穩——

羅 漢：（頗着急）你說——

林 英：自然，革命的成功是一定的，一次失敗了，再來第二次，還有第三次，第四次

林 英：唉——

林 英：吧，羅漢，唉，苦處氣，是因爲這羅漢天風，羅漢天風。

林 英：（在羅漢地搖籃）

難得：他還不是忘記着他那大娘子！

林亞文：窮民，真的嗎？

林亞民：（搖頭）如果真是這樣，那天她來，也不用迴避她了。不過我們到底還是人。

——

林尹琳：咳嗽，別裝腔作勢，看上去真不舒服。

林亞民：什麼？（正色地）尹明，你不要以為我有什麼動搖，人情是人情，革命是革命，何況爲了革命成功，一切都可犧牲，同時我也已經準備了一切的犧牲來去感這一刻的

革命了。

林亞文：算我們林門有種。

林亞文：當然，在這國事日非的時候，熱血的志士，爲了國家的前途，是不會再有任何顧慮的，除非他甘心作奴隸。

林尹明：所以說陳鏡波那傢伙簡直可殺！

鄭天祥：陳鍾波怎麼樣？

林尹明：這傢伙我果真說他靠不住。可是當時還有人不相信！後來，連最信任他的殺生神正也這樣說了。那天賴才對他提防起來。我們組織家也就爲了這個。他媽的，趙衛就幾時再遇罷我時，準定賞他一劍。

鄭：準命那你爲甚麼不早點殺他呢？

陳培倫：所謀計晚。此後我們對於內部的組織，應該參加注意，得方其是在這風聲鶴唳的時候。

宋：這種候惜方聲洞土。

宋：魏德今天風聲緊得很哪。

蘇：吳：你聽到什麼消息嗎？

蘇：魏德、謝牙和克強談過，李進這廝像知道了我們的消息似的，昨天新軍被繳了械了。

蘇：吳：什麼？

克強對你們的表示怎樣？

宋建侯：據說是他們得到了新軍不穩的消息。——所以，哎，真要命，兩平又不見他來。

方聲洞：但是，玉琳，這也用不着焦急的，李準那廝不見得就會知道新軍圍我們已經有了怎樣的聯絡，最多也不過是陳鏡波那混蛋出賣了革命，走漏了消息，不過這也是很不正常的，上次新軍起事已經給過他們一個打擊了，這幾天風聲又這樣緊，也許是他們神經過敏，不敢不這樣來一下。

宋建侯：（沉吟地）我看不見得。

林文：（頗焦急）是嗎？——但是，不要緊，反正明天就起事了，他們要防也防不了。我們要有自信，這是必要的，我們對於勝利是有把握的。

林覺民：不錯，勝利一定是我們的，縱然我們自己被犧牲。——不，爲了獲取勝利，我們的犧牲是必要的。祇要我們有犧牲的決心，縱然這一次失敗了，到守土幾萬條的，總歸是不可磨滅的。

鄭坤：對，誰怕犧牲誰就不配做一個革命者——

宋建侯：各位，你們不要以爲我是怕，不過事情來得太巧，原來我們原定今天發動的，新軍被繳械的事，恰巧發生在昨天，這一定是他們預知了我們的計劃——

喻培倫：王琳，克强的意思怎樣？

宋建侯：克强說這一定是陳鏡波出賣了革命。

林爭明：不錯，一定是這樣，這條伙鬼頭鬼腦的我早就知道他不是個好東西，可繁早沒

有人信——

鄭坤：他媽的，這王八蛋非結果了他不可——

喻培倫：阿坤，別亂嚷，你老是那毛包性子。陳鏡波賣我們這是可能的。但是尹明，陳

鏡波這人靠不住，大家早知道了，過去的事也用不着多提，好在我們敢翻起事，以

後的一切，他完全不知道。他的出賣，不見得就會打擊我們這一次的革命。王琳，



宋春傑：人癩說沒有關係，問題就在我們應該重新備置。

春傑到：和春傑。

春傑：春傑，我們到那裏去聽一點，打聽下有沒有更新的消息。我選擇去種那那種。

春傑：春傑，你對克強說罷。我們一會兒再來。（階林文下。）

那：春傑們喊大哥真能幹，就是喊大哥一個也足夠嚇死那些滿狗了。

宋春傑：春傑子（階）：春傑，你覺得怎樣？

春傑：春傑，這一點，我覺得不用把他看得怎樣嚴重。不然，難道因此就不幹了？

春傑：春傑，這一點，沒有新軍的幫助，我們也要照樣的幹，我早就具下必死的決

心。春傑，這幾天已經寫下一封絕命書，或許在接到我死訊之前，就送到春傑手裏。春傑，

春傑，這幾天已經寫下一封絕命書，或許在接到我死訊之前，就送到春傑手裏。春傑，

春傑，這幾天已經寫下一封絕命書，或許在接到我死訊之前，就送到春傑手裏。春傑，

春傑：春傑，這幾天已經寫下一封絕命書，或許在接到我死訊之前，就送到春傑手裏。春傑，



你錯了，王琳決不是這樣的人，他重歸這件事，還是他老成持重的地方。你對一個忠實的同志，表示懷疑，這是不應該的。

林覺民：不，聲洞，我並沒有這種意思。呀，王琳，請你千萬別像他那樣想，你是老練的老大哥，又是伯先的代表，對你懷疑，這是絕對沒有的事。剛才的說話，祇是實白一下，爲了革命，我是已經不準備再活了。

宋壽儀：覺民，我相信你，我們之間，還有甚麼疑此不子解的嗎？不過剛才那個舉動，值得我們注意，我們革命，不能單講犧牲，更應重視使革命得到成功。像剛才這件事……

宋壽儀在宋謙話下，打個呵欠下。

林覺民：王琳？剛才強烈的意思怎樣？

宋壽儀：他首先斷定那是陳鏡波搗的鬼，但是他認爲這和我們明天的起事並沒有

多大影響。

林尹明：‘剛才你不是說克強說有幾處地方要重新佈置嗎？’

方聲洞：‘不錯，克強說要找雨平來商量。’

宋建侯：‘克強已經派人去找了。現在時間上真成問題。我們最初原定是十五起事的，因為來不及，再加上溫生才的事，便改期二十八日又因籌軍火的問題，又延到明天。新軍被繳械的事。又直到今天才知道，現在臨時再佈置過，又不知道會怎樣，這真是——’

林尹明：‘不過，玉琳，事在人為，這怕甚麼，我相信一定來得及的。不過雨平這人也真是太好好先生了，人家講八分，他就相信十分——’

方聲洞：‘我想現在講這些都是不必要的，雨平也是很忠實的同志，祇是太相信別人的話了，有時難免太樂觀，但是目前——’

【黃興借羅則軍，李文甫上。】

黃克強：‘雨平還沒有來嗎？’

林麗民：是的，克強。

黃克強：新軍被監視的消息，你們都知道了罷？但是我們仍照原來的決定起事。

宋建侯：再佈置起來來得及嗎？

黃克強：來得及，這並不需要費多大的力。——即使來不及也得照樣起事。下月初，有

兩標（即目前之團）要退伍了，如果再延，就等於我們放棄了這一支主要的助力。

宋建侯：但是雨平——

黃克強：我想他一會兒就可以來了吧！我已經派人去找他了。玉琳，伯先的部下到了多

少了？

宋建侯：將近一半了，其餘的明天可以到。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因不滿軍令的忽進忽退

私自走了的——

黃克強：這樣的人有多少？

宋建侯：並不多，祇是其中的少數。

黃克強：「嗎！」

宋鶴侯：「聽說香港有電報來，要求延期到三十——」

黃克強：「這不行，我已經有覆電去了。」

宋鶴侯：「軍火到齊了嗎？」

黃克強：「差不多了。已經接收的槍枝可以够了，罐頭有一部份還沒有取出來。可是延期一定有槍械發，即使有甚麼意外，也可以根據當時的情形再重新分配。」

宋鶴侯：「但是——」

黃克強：「（向尹明）紀雲呢？」

林尹明：「跟時爽一塊兒到那邊去了，一方面去探聽一下有沒有甚麼新消息，另外還得去看看造炸彈的情形，他說過一會兒就回來。」

黃克強：「（向宋）我們的軍火是不會不夠的，新軍雖被繳了械，但是有炸彈也一樣。怕先的部下明天準能到齊嗎？」

宋建傑之戀愛沒有意外，一定可以，我已經打電給伯先了，他們來的時候，先到我那裏。

黃克強（點頭不語，稍後）選鋒遣二方面，大概不成問題的。文甫手下有五十人，則軍手下也有十個人，都是來死之士，而且都是廣東人。他們的任務，是足夠完成了的。況其，你們招募來的，到齊了嗎？

林義順：早到齊了。

方聲濤：這些人也都是抱着決死之心的。他們本準備跟我們回福建起事。後來知道這裏有難的決定，便跟我們來到廣州。

黃克強：（點頭）桐明部下有一百五十八人左右，我看他也許會指揮不來。我部下，也有五十八人左右。

羅期軍：我們豈有這樣多的決死同志，這一次的勝利是必屬於我們的。

李文甫：不錯，志士的血是不會白流的。

林義順：自然，我們流一滴血有一滴血的代價，祇有血和肉的印痕，才是人所不能忘記

的。

林羽明：「克囉，我早就這樣決心的了。這一次事成之後，請撥一軍給我，讓我做先鋒。我願意犧牲我的一切爲革命而效力。我要殺盡這一班沒有人性的渣滓，我要血染旗。」

【胡毅生忽忽上。】

胡毅生：「糟了，克囉，一路軍火被破壞了。」

【全體下幕。】

黃克強：「甚麼？是那一路？」

胡毅生：「就是由兩個女同志擔任的那一路。」

宋建侯：「怎樣被破壞的？」

胡毅生：「因爲她們太大意了，露了馬脚。」

宋建侯：「他們知道是從那兒撤去的嗎？」

胡毅生：他們不知道。

黃克強：現在她們呢？

胡毅生：當時她們還想幹一下，可是沒辦法，便當場吞毒藥自殺了。

黃克強：噯，壯烈的犧牲！尹明，聲洞，還有覺民，你們趕快分頭去通知一下，叫他們賞心——快點回來。

【尹明，聲洞，覺民同下。】

宋楚侯：（沉吟）呀，目前的風聲真緊了。

胡毅生：是呀！溫生才這件事已經鬧得滿城風雨了，這幾天外面謠言多得不得了，新軍被繳械，是鏡波搞的鬼，這次軍火的被破獲，也許不會和鏡波沒有關係——唉，人心真難測，那樣忠實能幹的人，還會做內奸！——克強，我看李準一定知道我們舉事的計劃了。

黃克強：（略思索，肯定地）不會的，鏡波前兩天就離開我們這裏了，決定改期還是舉

天的事，他決不會知道。這次軍火被破獲，我想一定是過去藏得太隱秘了，總之，不把滿狗放在心上，難免一時疏忽，便落在他們的手裏。

宋建侯：本來我們這邊有些人把清廷官吏實在也估計得太低了。

黃克強：但是，實際上我們也不能把它估計得太高，當然，太大意是不應該的。

李文甫：不錯，我也這樣想。

胡毅生：但是，克強，怎麼辦呢？我們已經嫌槍枝不夠了，偏又被他們搜去了部份，

新軍又被繳了械。這——這——怎麼辦呢？

黃克強：（頓暴燥地）這，這有甚麼不好辦的？真該死，怎麼還不見雨平來？

宋建侯：克強——

胡毅生：香港不是有電報來要求改期三下嗎？

黃克強：這不行，明天非起事不可！

胡毅生：但是——



【陳炯明上。】

陳炯明：完了！克強，剛才得到消息說張鳴岐和李準調回「廣東軍防軍」，其駐紮二塘助守龍王廟的高地。

【全體皆驚。】

宋建侯：真的嗎？

陳炯明：真的。

胡毅生：那還不是完了！

陳炯明：是呀！真糟糕！

胡毅生：克強，我看不如改期起事。

陳炯明：我贊成。

【克強不語，羅李互相驚視。】

胡毅生：克強，我說我們非改期不可。你想，新軍被繳了械，我們軍火又不足，再舉事

龍王廟的高地是個要緊所在，現在被他們捷足先登，像握住了我們的命脈一樣，他們一定知道我們起事的消息了。克強，我想非改期不可！

陳炯明：不錯，我也這樣想！

黃克強：唔——

姚雨平：（上）克強，你找我不是爲了新軍被繳械的事？

黃克強：不錯，那邊情形怎樣？

姚雨平：沒有關係，雖然被繳了械，但是他們的意志仍很堅決，祇要我們有械就發給他們，他們仍然可以響應我們起事。

黃克強：（頗興奮）是嗎？

胡毅生：雨平，你可知道我們軍火被破獲的事？

陳炯明：李準那層已派三哨人助守龍王廟的高地了。

姚雨平：這個——這個——我想沒有關係。

胡毅生：沒有關係嗎？我們準備改期起事。

陳炯明：我贊成，不然我們一定會失敗。

姚雨平：這個——這個——

宋建侯：雨平，新軍那邊真靠得住嗎？

姚雨平：靠得住，不成問題。

陳炯明：真的嗎？我看不見得。你做的事甚麼都是靠得住，結果沒有一件像你所說那樣

的。雨平，你不能把這麼多人的性命當兒戲呀！

姚雨平：（着急）沒有的事，你放心，我保險！

宋建侯：雨平，對於改期這回事，你覺得怎樣？

姚雨平：我——我，我不贊成。

胡毅生：雨平，你——

宋建侯：克強，我也贊成改期，甚麼事情我們一點把握也沒有，這樣做法太冒險，而且

這一次不僅在組織上有缺點，佈置上也顯得太零亂。與其倉促起事，不如改期的好。

黃克強：可是——（沉吟不語）

宋建侯：雨平，你的意思——

姚雨平：（硬爭着）我——我不贊成，不過——不過——

陳炯明：不過甚麼？

姚雨平：不過新軍約定要我們送五百槍枝過去——

宋建侯：雨平，現在那兒來這麼多的槍呢，我看不如改期吧！

陳炯明：當然改期，這還用說，香港不是有電報來要求改期三十嗎？我看不如再遲些——

（避過風頭再說。）

胡漢生：我也贊成改遲點。

宋建侯：雨平——

姚雨平：隨你們好了，我沒有意見。

【靜場半分鐘。】

宋建侯：克強——

黃克強：（氣憤地）哼，改期吧，改期！則軍，文甫，你們趕快回去遣散你們的部下，現在還來得及搭船。玉璣，你也回去，伯先的部下，也叫他們回去。留在這兒，既然不用，反而容易招禍。炯明，毅生，你們也回去罷，去完成你們善後的任務，先了再來這兒。

陳炯明：那末，我們決定改期了。

黃克強：（疼痛他）不錯，我們決定改期了。

【炯明，毅生借下。】

羅賈軍

李文甫：（同時）我們一會兒再來。（下）

宋建侯：（難受地）克強，你——

黃克強：回去罷，不然來不及了，遺留了伯先的部下再來。——哼，我們決定改期了！

【宋下。】

黃克強：兩平，你去通知新軍那邊，就說我們改期了。

姚雨平：（遲疑地）我想先找時爽。

黃克強：好的，他在那邊，你告訴他，就說我們改了期了。

【姚應下。】

黃克強：（衝動地）改期，改期，這簡直是解散。（痛苦地）中山先生的囑託，海外同黨的熱望，但是完了，全完了！——這是我的錯，我不應該答應他們改期的。

——但是，不改期——哎，我錯了，我不應該遣散他們的，這叫我怎麼對得起中山先生？我怎麼對得起海外同志？啊，我不如——（拿槍）不，不行，我不能這樣白白地犧牲。哦，不如和李達那廝拚一拚，這多少也有點價值！不錯，我不能跟他們一樣，他們是改期了，我還得按期起事。（慘笑）他們是改期了，我沒有改，我——

——(奮勇地站起往外衝。)

徐宗漢：(突然從內室出)克強！

黃克強：呀——

徐宗漢：你去那兒？

黃克強：我，不去那兒。

徐宗漢：不，我看你神情有點兩樣，你老實講。

黃克強：——嗯。

徐宗漢：克強，你不能感情用事，你應該認清你自身責任的重大。

黃克強：(稍停)你知道嗎？明天的起事改期了。

徐宗漢：什麼，改期了？

黃克強：不錯。

徐宗漢：爲什麼？

黃克強：他們說要改期。

徐宗漢：誰？

黃克強：殺生精明他們。

徐宗漢：紀雲時來他們呢？

黃克強：都不在場。——但是玉琳也贊成改。

徐宗漢：所以就答應了改期！

黃克強：（憤怒地）誰說我答應了改期，那是被他們逼的！

徐宗漢：被他們逼的？

黃克強：唉，我對不起中山先生，更對不起海外同志，也對不起這次跟我共事的同志。

漢妹，同時也對不起你！

徐宗漢：不，克強，這不是對得起對不起的問題。

黃克強：所以我決心一個人和李準那厮拚一拚。



蔡宗漢：這有甚麼用？

黃克強：爲甚麼沒有用？如果成功的話，至少也除去了一個革命的障礙。

徐宗漢：克強，你不能這樣想。你不能把李準個人看得那樣重。你要看清目前我們的目的。我們爲了三民主義的實現，我們爲了完成民族的解放，所以首先要推翻清廷。因此，克強，現在的問題不是你對不對得起誰的問題，而是在你怎麼樣繼續背負起這革命的任務的問題。克強，你應該冷靜地考慮一下！

黃克強：（無語）

【林文喻培倫忽忽上。】

喻培倫：克強，怎麼啦？怎麼突然改了期？

黃克強：這個——

林文：克強，我們爲甚麼要改期？

喻培倫：克強，我們不但不能改期，而且應當盡量速發，你不知道，巡警局已經接到搜

這狗油既好受，他又疾病，這危險極了。結果我們再不如期起事，就有被他們一網打盡的危險。免誤。這連勝兩戰，已夠驚心動魄了。一個個都戰得最精彩的。這天會假設動身，並驟然地激發了那來駒對雷。你道所有的普通變敵者，這樣的犧牲法也太不值。轉，免誤。再期天我測測此事，可又說說。這通知，不這其，這轉不這現就來不取來。這說李文浦：免誤。再期天我測測此事，可又說說。這通知，不這其，這轉不這現就來不取來。這說辭。

【尹期：避洞，避洞止。】

兼婚論：將計你們回來得真好，殺生，爾明因為局勢太緊，提議改期，但是再一緩，危險就馬上會爆發。你測測意思準備怎樣？我的意思是如期起事。

林尹期：免誤。再期天我測測此事，可又說說。這通知，不這其，這轉不這現就來不取來。這說

勞餐洞：免誤。再期天我測測此事，可又說說。這通知，不這其，這轉不這現就來不取來。這說

林某：免誤。再期天我測測此事，可又說說。這通知，不這其，這轉不這現就來不取來。這說

林深漢：「亮！」

黃亮：「去！起心！好！我們快幹！(宋上)玉琳，我們決定明天起事。(羅李繼上)」

「呀！林納兩個也來得正好——現在我們重新決定明天起事——」

宋建侯：「林納兩個怎麼？仍然決定明天？」

黃亮：「不錯！」

宋建侯：「還是怕死的鄧江我已經遣散了。」

喻培倫：「沒有關係，我們有多少人便多少人，總之明天非起事不可！」

宋建侯：「不能再遲了嗎？」

喻培倫：「不能再遲了，巡警局在四五天內便搜查戶口，與其到時束手被捕，不如來個先

發制人。玉琳，你不用遲疑，你幹就幹，不幹就先回香港去。」

宋建侯：「回香港去？嘿，你們真的以為我怕死嗎？我不過希望事情能變更好一點罷了。」

「那麼你們決定明天起事。我會儘量來幫你們！」

林尹明

林澆民

(同聲)好了不愧是我們的老大哥！

林文

黃克強：(向羅季)你們兩位呢！

羅如軍：如果早一點知道，我們的同志都可以跟着一塊兒幹的。可惜差一點，剛剛遣散

完畢。不過，我自己還在，祇要各位決定明天起事，我當然跟着幹！

李文甫：我也是這樣，雖然我們的同志已經走了，但是我自己決不退縮，就聽你吩咐好了。

黃克強：好，那末我們就這樣的決定，集中我們的力量，明天進擊營署，我們要完成這

一頁光榮的歷史。

眾人同聲：我們要完成這光榮的一頁！

徐宗漢：克強，我到河南去安排一下。

黃克強：好，你去吧，也許我們明天還可以相見一面。  
徐宗漢：不會的，克強。各位同志，再見。（下）

【雨平怒聲止。】

姚雨平：報告你們一個好消息，李準從顧德調來的三營，現在駐在天津橋頭，裏面全處

我們的同志。

【衆喜。】

黃克強：真的嗎？那好極了！雨平，我們仍然約定明天起事，新黨那兒你去過沒有？

姚雨平：我見着紀雲，他說不用去，所以就沒去。

黃克強：那末他們仍然以爲我們明天起事？

姚雨平：那當然。

黃克強：好，好，現在我們重新來計劃，好！雨平！發生和炯明知道這事嗎？

姚雨平：我已經通知他們了，因爲我見着紀雲時，紀雲說無論如何明天非起事不可。我

便轉告了他們，他們一會兒就來。可是殺生部下已經遣散了。

黃克強：那沒有關係。現在大家聽我重新分配工作。（衆肅靜。）原定我們是分十路進攻的。但是其間經過了無數的變化，現在不能不重新佈置過。現在決定分四路進攻。①：巡警教練所那邊有二百學生同情我們的，由陳炯明同志帶領所屬八十人進攻。胡毅生同志帶領陳炯明所屬二十人守大南門。姚雨平同志担任破小北門飛來廟，並迎巡防營和新軍。我帶領其餘的同志進襲督署。定明日，三月二十九日午後五點半鐘起事。

宋建侯：克強，關於陳炯明——

喻培倫：玉琳，不用多說了，時機已經到了最後關頭，不成功，當成仁，我們大家抱着決死之心的，現在已經沒有考慮的餘地了。

黃克強：對了，不成功，當成仁！各位同志，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點半鐘，離現在還有半夜一天，各自分頭去準備吧！爲了獲得民族的解放，爲了爭取三民主義的實現，

木容我們有絲毫猶豫。一切犧牲在所不惜，我們要用我們的血，用我們的肉，用我們的頭顱，來築起一座光榮的紀念碑！同志們努力吧！

【幕急下】

## 第四幕

時間：三月廿九日下午五時卅分。

地點：兩廣總督署的正堂。

景：台之正中有一張很長的公案，中央左右有一門連屏堂，左右前方兩門連屏院。

開幕時，張鳴岐，李準親自審訊革命黨。

張鳴岐：（拍驚堂木）滴賬，在本督面前，不准胡說八道。

陳夷新：（盛氣）我是一個革命黨人，一定得說這些話，你們這些滿奴，要打便打，要殺便殺！

張鳴岐：（再拍驚堂木，截他的話頭）你年紀輕輕，胆敢在本督面前放肆！你知道該當何罪？

陳夷新：你們這班滿奴，喪權辱國，又該當何罪？



李準：（在旁看得不眼煩了）陳夷新，你怎麼敢串同匪黨造反，不特毫無悔意，竟敢在總督府裏出言不遜，難道你不怕死嗎？

張鳴岐：（怒聲）難道你不怕死嗎？

陳夷新：（目眦盡）我告訴你這班滿洲狗，怕死的就不做革命黨，革命黨是不怕死的！張鳴岐：來人，把他拿下！一會兒再給他一點苦頭吃吃！

李準：哼！這東西真不識抬舉！

〔衛兵押陳夷新下。〕

張鳴岐：（向李準）哼，我真不明白，爲甚麼天壇廟會拿這些不怕死的東西？

李準：（謙虛地）張大人，只要我們在這裏一天，無論有多少不怕死的亂黨，我們也

要鎮壓他，使皇上賓臨穩固的。

張鳴岐：（笑）當然，當然！不過這幾天風聲太利害了。雖然各種文件已經收藏好，家眷也早搬走了，不過我總有點不放心，萬一……

李準：張大人，儘放心好了。他們不是說廿八號晚上起事嗎？今天廿九了，還怕什麼？而且今天才在「牌樓」破獲一個匪黨的機關。這幾天我們挨戶搜查，就靠匪黨們狡猾，也逃不出我們的掌握。那怕什麼？張大人，還是繼續審訊吧！

張鳴岐：來人，把犯人饒國英帶上來。

衛兵：是。（下）

張鳴岐：（對饒國英）犯人的口供，你千萬不可遺漏一個字，說不定就在漏去的那一個字中，會找出許多秘密的。

饒國英：遵命。

〔衛兵押饒國英上。〕

張鳴岐：犯人，你是饒國英嗎？

饒國英：（冷淡地）不錯。

張鳴岐：那省那縣人？

饒國英：四川大足縣人。

張鳴岐：今年多少歲？

饒國英：三十二歲。

張鳴岐：什麼出身？

饒國英：在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畢業。

張鳴岐：你既然是朝廷提出來拔的人，爲甚麼要做大逆不道的事，參加革命黨？

饒國英：（沉默不答。）

張鳴岐：犯人爲何要做革命黨，快快將原因供出來，待本督核辦。

饒國英：（仍是不語。）

張鳴岐：（覺得對方破壞自己的尊嚴，有些怒氣）快說呀！

李準：（接過來）你這渾人！朝廷沒有待錯你，爲什麼你要背叛朝廷？

饒國英：（還是保持緘默。）

張鳴岐：（厲聲）難道你不怕殺頭嗎？

饒國英：（鎮靜地）我只請問大人，你們究竟有沒有眼睛？

【張，李愕然。】

饒國英：如果你們還有眼睛的話，爲什麼不睜開眼睛看看，世界列強快要將中國瓜分了，腐化的滿清政府喪權辱國，將無盡土地，奉獻他人。我們國民黨志在復興漢族，救我華夏，誰敢說我們是反叛？你們這班滿洲狗背叛祖宗，禍國殃民，我們爲民除害，恨不得吃你們的肉，寢你們的皮——

張鳴岐：可惡！來人呀，不給點利害他看，他不知道繼續的威嚴。把他拉下去，嚴訊！

【衛兵拉饒國英下。】

饒國英：（掙扎）你們這班該死的奴才，你們的末日就到了！中國人已經覺悟了！告訴你們：革命黨是殺不盡，死不完的！

【饒國英已經被拉出門外。】

李準：（自語）殺不盡？死不完？（向張）張大人，您不用着急，其實，革命黨不怕死的也並不多，打過他一頓以後，他便會將他們的秘密機關供出來了，那麼，我們不是又可以多捉一幫亂黨了嗎？這樣的一幫一幫，噢！（臉有驕色）不是總有一天可以捉完的嗎？

張鳴岐：你不要看得這麼容易，聽說他們的首領，韓崎比溥秀全還要秘密，是個取不起的角色呢！

【裏面傳出轆轤及慘叫聲】

鐘聲：哎喲！哎喲！……（聲音逐漸低沉）

【衛兵上。】

衛兵：稟上大人——犯人受不起，已經暈倒了！

張鳴岐：（與李準相視，沉思片刻）好，你用冷水噴醒他，再帶他上來問話。

衛兵：是。（下）

師爺：大人，剛才那紀人所講的話，要不要記錄在口供上呢？

張鳴岐：（驚訝地）唔？（一時說不出話來。李以目視師爺。）

師爺：（恨世放地）我看，還是不用這樣麻煩，統統塗掉吧！大人的意思怎樣呢？

張鳴岐：（勉強地，只好點頭）好的，好的。

兩衛兵扶穩國英上。國英打後，神志昏迷，身體已無支持能力，雙眼緊閉，衛

兵放手把他踢在階下。】

衛兵：真總督，犯氣神志昏亂，不醒人事。

張鳴岐：再讀一款水，看他怎樣。

【衛兵噴水，饒漸清醒，再讀時眼漸漸睜開。】

李準：（捧笑）好，我倒要看看你們軍論議是怎樣地不怕死，死不完。

張鳴岐：（神氣十足）饒國英，你應該知道：朝廷素來是求賢若渴的，你應該知道朝廷

爲甚麼要培養好幾你們一樣的人才。撤革命黨是犯死法的，是一條死路，你應該悔

過呀。如果你肯供出你的秘密機關所在，兩黨是誰，本總督可以做主，不究既往。」  
這可以保你做一個官。

李準：（微笑）總督保薦，官職是決不會低的。

饒國英：（剛清醒，痴痴地望着張，李。）

張鳴岐：（揚揚自得地望着李。）

李準：（報以微笑，轉向饒）你相信總督的話嗎？

饒國英：我相信，可是我更相信革命黨是「富貴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

【衛軍統帶從外入，走到李準旁邊耳語。】

李準：（臉色陡變，向張耳語，並示意即結束此事。）

張鳴岐：（勃然失色，着急地）真的？

【李準意統帶，統帶點頭，匆匆下。】

張鳴岐：（向衛兵）你們快些把……把他們押下，現在馬上退堂。

【高士揚進來】

擊……在桌上放幾張紙，快發傳令兵了，緊守各驛門！

【丙（系上紅綵帶，跪下）：請旨，張驚惶失措。】

張（驚起，向師爺）：你……你快些……快些將桌子裏的文件……辦好……跟我一齊來！

【甲（師爺立即取出文件）：張張拿文件。】

【丙（剛趕到，跪下）：。】

【丁（四圍看賊兵）：。】

丁（向高士揚）：爲什麼他們會那麼可怕呢？

兵（張驚恐都好像怕了他們似的，我就不明白了）。

張（張對策來朝）：近來亂黨多，如果革命黨敢有事，我們總督還有呢？

張（向高士揚）：我們怎麼辦呢？

張（向高士揚）：說句老實話，依我看，革命黨總有一天會行勢的。



兵 這小兒點兒，給上爺聽了，不是好玩兒的！

兵 甲：「誰道這不是真精靈話嗎？」

兵 丙：說起來真奇怪，從來總督憲柔就不嫌今天那個樣子。還沒審完，便慌慌張張地

溜走了。

兵 丙：「總督憲太本國來了，叫他一頓見一吧？」

兵 乙：「用甚麼東西款待了，總督夫人搬了出去還會回來嗎？」

兵 丙：「總督憲還喜喜來，不放心老爺吧？」

兵 甲：「說起來真奇怪，他竟慌慌張張的，真更奇怪了，難道到了這裏，還怕又有誰會行刺

總督嗎？」

兵 丙：「總督憲跟他耳語，恐怕是防範的密情吧？」

兵 乙：「總督憲奉命來，那是想帶着密情來的嗎？故着他們出去再打自己，誰都不會那麼笨！」

兵 甲：「總督憲奉命來，統帶是兄弟，是親戚呢？」

兵 丁：誰知道這鬼是誰？

兵 丙：那鬼魂做了革命黨還了得？——誅九族，連自己的性命都要丟掉了。就算你

也拜神拜佛革命黨還聽嗎？

兵 乙：革命黨多數都是好人呀！

兵 丁：好人當然不去做！——我看，你早上做了革命黨，晚上已經沒有頭了。

兵 丙：（不識）我懂不明白，這革命黨越捕越多呢？

兵 甲：聽說革命黨是爲咱們着想的。

大家：咱們？

兵 甲：他們要離開滿清，復興漢族，我們都是漢人，那不是爲了我們嗎？

兵 丙：精得提防你的眼睛，在這種地方說這樣的話，我想你是不願再活了。

兵 丁：他怎麼不聽話？——隊長吧？

兵 丙：我看還是聽你的事吧！要是別人聽見去報告，我們的性命難保還不算。還——

兵甲：你公認，就這麼的嗎？我們偏要麼？

兵丁：我看還是不要的好。

兵乙：我們又沒有怕他革命黨？怕什麼？

兵丙：給他嚇壞了，怕得要命。

大：[齊而後進，跟着螺號聲到處亂響。]

大家：（敲着鼓，一會一會地響！）

兵甲丙：（敲着）權法什麼是什麼聲音？

兵丁：不是革命黨嗎？

兵乙：是怕說權法。

兵丙：革命黨壞了，那怎麼好呀？

兵丁：對，革命黨會來得通麼？

兵乙：丁，革命黨壞了，是壞嗎？

兵甲：爲什麼我們要死？投降不好嗎？

大家：投降？

兵丙<sup>文</sup>：我們平時和牠們作戰，還會讓我們投降嗎？

「槍聲更近，人聲沸騰，衛軍乙，丙，丁，戊，己，庚，辛伏在旁邊射擊。甲伏下

不動。」

兵甲：我們爲中國人爭氣，你們也是中國人，贊成的舉手！你們也是中國人，贊成的

舉手！

「螺角聲更響，槍聲更密，外國衛兵驚慌地逃進來。」

衛軍：和得了，不得了，革命黨一直衝過來了！」

「繼續射擊，螺角響得更利害，簡直使衛兵聽了心寒。」

兵丙：糟透了，革命黨聲勢這麼利害！（中槍倒地）哎喲！革命黨好利害呀！（死去

55

「全隊人盡退，後面又有槍聲，螺號聲，庚，辛中彈倒地。戊，己皆受傷臥地呻吟。」

【甲】

聲 答：「我們爲中國人爭氣，你們也是中國人，實成的舉手！」

「兵甲乙，下棄械舉手高呼：實成實成！」

「黃克強、林文、朱執信、李文甫、謝殿、陳等隨林布，足履黑膠布鞋，林文手執螺

角，右挾小槍，腰佩短劍，黃，朱，等各執手槍及炸彈上。」

【槍聲漸稀。】

【黃克強和林文先入。】

黃克強

林文

【朱及黨人等入。】

兵 甲：他們老早就已經……

彈藥（齊聲）：「聽了！」

黃克強：「好，我們分頭搜索。老林，你帶幾位同志進那邊，老朱你進那邊，我走那邊。」

兵甲

兵乙：「我帶你們去！」

兵丁

【分頭下，李文甫，嚴駟及數黨人担任警戒。】

【槍聲已經停止，大廝殺前的嚴肅而靜寂，緊張的空氣。】

【林楷甲及黨人先上，朱楷乙，黃楷丁等瞬間上。大家聚在一起。】

林文：「奇怪！杜風雲和黃鶴鳴呢？」

黨人：「在大堂中槍死了。」

黨人二：「老杜衝到大堂的時候，打死了六七個清兵，却給一個清兵打傷了，他還要站起

來衝上去，又給那滿奴再打中了一槍，鶴鳴走上去扶住他，也中彈倒地！」

黃克強：那箱奴是我打死的，總算替他們報仇了。

朱執信：我們現在怎麼辦呢？

黃克強：（向林）老林，你先進去放把火，我們從東門殺出去。

林文：連碎紙也沒有，從那裏找火種呢？

黃克強：你自己沒法想麼？

林文：好！（下）

嚴麟：姚雨平攻打小北門不知怎樣了？

李文甫：希望他們像我們一樣順利。

黃克強：我怕的是陳炯明不能完成他的工作。

朱執信：他去攻打巡警教練所，並不是一件難事呀！

李文甫：如果姚雨平能够接應新軍進城，我們的實力更充足了。

嚴麟：我們還是趕快打出去吧！

【林文上。】

林文：好！我已經把火種放在床板上，我們衝出去吧！

【外面喊殺聲起，黨人三飛跑入。】

黨人三：季準的親兵衝過來了。

黃克強：大家準備好！

【大家紛紛準備。】

嚴麟：那些兵裏面不是有我們的同志嗎？

林文：是的，趙聲曾經這樣講過。

朱執信：那末——

林文：（走上前高叫）我們都是漢人，應該同心合力，共除異族，恢復我們的國土，不要打，不要打，——（槍彈打中他的頭部）哎喲！（倒地，另兩個同志受傷。）

黃克強：（憤恨）好！大家跟他們拚命吧！



【槍聲又起，黨人受傷者甚多。】

黃克強：（哎喲！槍傷手指。）

朱執信：（走近黃身邊）怎麼樣了？

黃克強：不要緊，我受傷了。

黨人三：（剛打完最後一顆子彈）糟糕，子彈沒有了。

黨人四：不怕，還可以支持，你們先叫一部份人退出去！

嚴 麟：（也走近黃的身邊）克強，執信，你們先走吧！

黃克強：不，我只傷了兩隻手指，我還可以放槍，老林，老杜，和鶴鳴都死了，我一定

要死在這裏。

朱執信：（和嚴把黃扶到一邊）你爲甚麼還要堅持你的意見呢？我們已經損失了老林，

難道你自己也必要犧牲嗎？我們黨裏損失了三個蘇文，像一個人失去了一隻手，萬

一這次失敗了，難道我們非在這裏孤注一擲可嗎？

黨：公對黃。黨裏只有很少數的你和林文，爲什麼你一定要這樣固執呢？

李文甫：（小）面對擊。一面回過頭來說）嫩滑的老敵，你和克強一道走吧！爲了革命，

爲了拯救中國，我們必需替國家愛惜這樣的人才！我在這裏，你們放心走吧！

黨人五：（小）別猶豫了，中國能否從壓迫中解放出來，就看我們能不能

够有許多睿智，勇敢而有犧牲的同志。走吧，你們走吧，中國有許多工作要你們繼

續努力的。

黨人六：（哀）你難道你們願意在這裏白白犧牲了好好的中國實力麼？

黨人七：（如果我們因這次失敗而滅亡，那麼，拯救中國的責任就落在你們的身上了。

黨人八：（九）用盡了子彈，一齊走到黃等面前。）

黨人八：走吧，

黃克強：（流淚）同志們，再見吧，我們會踏着你們的血跡前進的。

朱執信：爲了國家民族，總會吧。同志們，中國能够在重重的危難中生長，只在靠我們

底堅決不屈的精神去努力，珍重些，同志們！

嚴 譔：中國是不會忘掉你們的！

【黨人六，八扶黃，借朱及兵甲乙丁等下。】

【革命黨員繼續戰鬥，作戰者除李文甫外，只有黨員五，七和幾個黨員，餘皆退去。】

【支持約五分鐘，革命黨員子彈用盡。】

【李文甫正擬率黨人退下，但衛軍已經圍上。黨員們欲撲上前，衛軍洶湧而至，將

他們各人擒着。】

統 帶：快些把他們綁起來！

【清兵縛李文甫等。】

統 帶：你們好好地看着他們。余大維，你帶幾個弟兄繼續追捕那班匪黨！

衛 二：是。（率一班衛軍下。）

統帶：你們兩個跟我去衛護總督去。（帶衛二衛三由另門下。）

華文甫：（恨恨地目望統帶下去）哼！奴才！

衛四：你們做什麼要造反呢？

華文甫：你們都是中國人，爲甚麼甘願做滿族的奴才呢？

衛五：不准吵！

衛六：假如我是你們，我一定統統放掉了革命黨，和他們一齊幹！

衛四：放你們？

華文甫：當然，我們是希望大家不做滿奴。因爲中國現在快要被滿清政府斷送給外國了。

我們國民連子子孫孫，都要做列強的奴隸，甚至我們中國人再生存要自由非起來革

命不可。

統帶引張鳴岐，李準，師爺上。張，李及師爺的衫褲及袍褂被蜘蛛網纏繞着，污

穢的臉孔，露出驚惶的神色，顯然地，剛來的惡術家使他們纏繞着下來。

李文甫等看見他們異常驚訝，連徵軍看官總督像這模樣形跡，嚇得大家連聲叫來。

張鳴岐：（喘着氣）吁！吁！吁！

衛：（面不為聲）在那裏找到總督的？

衛：（輕聲）是從水缸旁邊拖出的。那那賊他還大醉時，聽得吳麗華等要自由，非該來革

統帶：（卑賤地）總督，匪黨都被我們打敗了，死掉的已經都首級，沒有死掉的總共十

個（指文甫等）也給我們捉住了，聽候總督發落。

張鳴岐：（神志尚未完全清醒）革命黨又來了嗎？走吧！我們還嚇！（欲走，被統帶攔

住。）

統帶：總督，我說革命黨已經完全死掉了！

張鳴岐：（清醒一點，安慰，又保持他的尊嚴）哦！

統帶：這幾個是沒有死去，被我們捉住的。

張鳴岐：（安靜一下自己胆子也壯了）哦！

李準：趕快奏明皇上，把他們就地處決吧！

李文甫：哈哈！你們除了殺之外，還有什麼法實沒有？現在革命黨起來了，人民喚醒了，看你們這般劊子手，這般奴才，就要死無葬身之地了！

統帶：住嘴！

李文甫：中華復興的時候到了，你們這班醜類跳梁的日子也不多，難道你們不知道嗎？李準：快拉他們下去，看守好了。等聖旨一下，把這班東西一齊殺掉！

【衛軍欲拉李文甫等下。】

黨人們：殺吧，殺吧！我們的血，會開出自由的花朵，中華國族，從此要翻身了。你們這班滿奴，爲虎作倀，是中國人民的仇敵，將來會死在中國人民的手裏！

【衛軍六正拉黨人們出去時，另一衛軍從外慌忙入。】

衛：七：衛軍火放：衛軍火放中。】

李準：放！

衆 嘩：放火！

【外面有火聲，他們在槍亂中。】

【幕急下】

# 專 報

時間：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地點：一個偉大的紀念會

景：這是一場除去年國極端殘暴遺像之外，還有烈士們的畫像，就義圖，黃花崗墳場

和廣州風景。

開幕的時候，是一種熱烈的空氣。演講者繼續說下去。

演講者：就在二十八個年前，我們自由年，我們的光榮，犧牲了熱血頑強，燃起了革命的  
主 烈火，這就是在那一年的十月十號，我們共有的中華民國誕生了。四萬萬五千萬人

中身放統治的奴隸，變而為自由的國民，邁着大步在艱苦的途程上，向着建設三

民主義的國家的目標前進，英雄之血，主義之花，中華民國的建立，就是烈士們的

血和骨。這是一場偉大的紀念會，也是一場不平凡的紀念會。這是一場偉大的紀念會，也是一場不平凡的紀念會。



【戴軍：漢譯者在掌聲中回到自己的座位。】

【戴軍：漢譯者在掌聲中回到自己的座位。】

主

席：方老×先生已經指出，我們大家對烈士們要負起責任，把敵人趕出我們的領土，保衛中華民國，建設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國。現在讓×先生演講，他是我們的先驅。××的奮鬥，剛剛從戰區因為一種任務到這裏來的。×先生是我們的陣營中一個優秀的戰將，在×××，××之役中，給了敵人以致命的打擊，直到現在，強寇一聽見他的名字，就發抖。

【熱烈的掌聲，戰士站起來向大家鞠了躬。】

主

士：英雄，各位同志，在這聖潔莊嚴的紀念中，我只有慚愧和悲憤。先人遺給我們的江山，我們有沒有盡量保衛他，使他一尺一寸都是完整的呢？先烈遺留給我們的任務，徹底求得民族的解放，我們有沒有做到呢？還沒有，沒有。可是我們不能

又是慚愧，我們也用不着悲觀。我們可以鄭重地昭告我們的先烈，他們的子孫承繼了他們光榮的革命的傳統，從二十六年的七月七號開始，已經和民族革命最大的敵人——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作生死的搏鬥了。在這二十個月當中，我們和強敵作戰，前仆後繼，許多仇敵戰士繼着黃花崗七十一烈士之後而成仁了。可是我們並不退縮，也不悲觀，我們更不安協，我們絕不投降！（鼓掌）是的，苦鬥的結果，敵人傷亡到一百多萬，國內經濟枯竭，社會紊亂。敵人速戰速決的迷夢早被我們粉碎，現在又有速和速決的陰謀，想利用漢奸提出好聽的和平的口號，讓我們上圈套，讓我們永遠淪為奴隸，不得翻身。可是這種陰謀也被我們民族的團結，領袖的英明，將士的英勇，民衆的覺悟所粉碎了！敵人的泥足愈陷愈深了，我們的新中國也就在這大戰鬥中生長起來！（拍手）我們要揭破敵人利用漢奸提倡和平的陰謀，充分應用已經獲得的主動的地位和戰略，站在世界正義與和平的前哨，爭取我們的最後勝利。

爭取我們的最後的勝利！

【熱烈的鼓掌。戰士退到自己的位子。這時台下有喧嘩的聲音。青年乙拉着青年甲

來  
【青年甲向前跑過來。】

主席：請各位維持秩序！

青年甲：我要說話！

主席：有話請到台上來說！

【青年甲在大眾視線的包圍中跳上舞台。】

青年甲：各位：我們不要忘記（指著黃花崗墳場）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聖地，現在正踐踏在敵人的腳下！我們不要忘記，在總理陵落在敵人的手裏以後，去年十月二十一到二十五我們失掉了兩個革命的聖地（廣州和武漢）。我們若是不把失地收復回來，我們能對得住先烈士嗎？他們死能瞑目？我們要不愧為革命先烈的子孫

我們就要收復廣州，收復南京，收復武漢，收復一切失地！

青年甲：在革命戰線上的廣東，以及國內所有的戰線中，許多的民衆無家可歸，他們離散，他們流離，他們挨餓，我們爲了抗戰的勝利，對於這偉大的國力，不能任其犧牲，我們，豐衣足食，安居後方的我們，能夠不動心嗎？我們要救濟難民！

衆：救濟難民！

青年甲：前線的兵士爲了我們浴血抗戰，往往一個星期受了傷，要自己走或者是爬上幾里路，才能找到醫院，可是平均一千個受傷的兄弟，也祇有一個醫生治療，藥品更是萬分的缺乏，於是我們有了重大的不必要的損失。我們不能自己上前線，這是一種痛苦，至少，我們要用一切的力量，救護傷兵！

衆：救護傷兵！

青年甲：我們爲了目前的政治形勢，要把漢奸看成法西斯侵略者的獵狗，爲了不交械，不投降，我們要清除漢奸，打倒法西斯侵略者！

衆：清除漢奸！打倒法西斯侵略者！

青年們：諸位，三月二十九的光榮的歷史大部分是華僑造成的。華僑在民國的建設上，盡過了偉大的力量！可是現在呢？我們的努力太不夠了。我們大多數人躲開了血肉的戰場，寄人籬下。從抗戰以來，我們做了些什麼呢？馬票賣了多少，救國公債有沒有賣得那樣多呢？我們決不是麻木和荒淫無恥，我們必須把我們一切的力量，輸進內地，爲抗戰服務！回內地去！努力捐輸！

努力捐輸！

某甲：兄弟從內地出來，看見許多血的國難，千千萬萬的難民在嗷嗷待哺，千千萬萬的傷兵在那裏呻吟待救。我經過了無數的地獄，無數的險境。爲了對得起我們的祖家，爲了祖國的自由，爲了我們的子孫永遠不做奴隸，我們必須救濟這些難民爲抗戰服務。我在這裏爲千千萬萬的難民請命！

【他感極流淚地跪在台上。】

【大家響亮地把錢送到台上的難民救濟箱中。】

主席：我們華僑是革命的先驅，我們也要盡量做建國的主力！

衆：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浩氣長存！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中華民國萬萬歲！

「在興奮的狂潮中結束」



中華與國共關係！

中華民族復興前途！

業：黃非獨小十二烈士關於國共！

主張：我們應該怎樣革命！

附

錄

附錄一：黃非獨小十二烈士關於國共！

## 尾 聲 B (民國二十七年從廣州演劇)

景：民國二十七年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難紀念大會的羣衆大會會場。整個舞台就是大會的演講台，全體觀衆就是出席的紀念大會的羣衆。正面掛着國旗，總理遺像，總理遺囑。(如必要，舞台後方可懸各種白布黑字的對聯標語如一浩氣長存等等)稍前是大會主席團，正中是演講台，簡素的鮮花，水瓶(如必要，可有桌上擴音機)等等。

人：主席團若干人。

演講者甲

烈士遺族乙

甲 大會羣衆之丙

時：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



幕在急驟般的鼓掌聲中漸漸啓。甲正在演講，沉着悲痛的表情。稍停，繼續演講。

甲 二十七年前的三月二十九日所展開的一幕悲壯的革命劇，就這樣慘烈地失敗了！（稍停）但是，諸位同志！屠殺者的血手是禁壓不住全民族的反抗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死，並不是革命的終結，而正是革命的開端！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卅分在廣州放的這把火，一直燒着，到今天還是一直燒着，愈燒愈大，愈燒愈猛，從廣州燒到武漢，燒到北平，燒遍了整個中國，從這猛烈的革命火焰裏面，新生了莊嚴燦爛的中華民國！七十二烈士沒有成功，但是他們是成仁了，他們相信着他們成仁了之後，中華民族裏面一定會有千萬更英勇更幹練的同志能够繼續他們的遺志，創造和建設一個真正自由的國家。他們視死如歸，他們沒有一點兒遺憾，但是（沉痛地）：——

諸位同志，我們真沒有遺憾了嗎？他們的希望，他們的目的，真的已經完全實現了嗎？他們交給後死者——我們的責任，我們真的已經完全地負起來而把他們完成了嗎？（低頭，稍停，慘地痛）沒有，到二十七年後的今天，我們還不能不慘痛地

「一沒有！——沒有！」（稍停）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和爲着中國自由平等而拋了頭顱，斷了肢體，犧牲了一切的千萬先烈，他們的目的，是要使四萬五千萬的中華民族從黑暗封建的專制政治下面解放出來，建立一個民族獨立，民權平等，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的國家。但是，這偉大的目的，經過了黃花崗，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民革命，一直到今天，還不曾完全實現，中國歷史上最光輝的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革命四十餘年，直到心疲力竭，而在北平逝世的時候，還不能不悲痛地說：「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們！——遙指背後繼續遺囑，不堪感慨。」同胞們！這是爲了什麼？我們的犧牲還不夠嗎？不！我們的革命精神還不够壯烈嗎？不！我們的革命的三民主義不適用於中國嗎？不！不！一千個一萬個不！祇是因爲中國在滿清三百年的支配下面，已經淪落成爲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所以革命黨要清除的專制政治，封建軍閥，土豪劣紳也。這就是帝國主義來剝削中華民族的最好的工具，他們在帝國主義的庇護之下生存，在帝國主義的掩護之下

武漢和陳炯明國民革命。很明顯的例子，民國十六年的國民革命，誓師廣東，克復武漢，建國軍間的革命，已趕快完結了。我們在那時候，可以一舉完成清除封建軍閥，建設現代國家的使命。前是由本帝國主義額，是不肯讓中國的建設勢力澈底毀滅的。他們最後掙扎，他們一方面援助北洋軍閥，一方面拚命的挑撥離間，使我們內部分發。這樣，我們的革命事業不成。我們烈士的遺業功虧一簣，讓位問題。這是一條斷痛的教育。所以我們要繼續發揚烈士的遺業，完成國民革命。第一，總要全民團結起來，揀選國民革命最後的敵人。第二，本帝國主義！同時心也祇有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過程裏面，才能肅清一場舊時代的殘餘！同胞們！同胞們！同胞們！已經到了現在我們已經和我們最後的死敵發生和死的戰鬥！我們要在這一次民族解放戰爭裏面，徹底完成黃梅崗七烈士和總理交付給我們的使命！東方的雄大的風，吹動了準備了造燬的香木，已經勇敢地飛進了猛烈的火中，新的鳳凰，新的中國，一簇雲霧生成了！感謝我們！

苦澀，世間極難得士氣精神不壞

中國！同中國同共生萬歲

(聲極震響。)

最難得時候！自黃花崗被殺時，X X X 同志的遺族，X X X 先生演講。X 先生方纔從  
門人西講聲來，他這地位優越的飛行師，他受用了這個榮譽，今晚，就要動身到武漢去，  
以報答之，蘇維埃種種的犧牲，和偉統的革命精神，融和在這一偉年青頭光榮的烈士的  
遺孀身上，讓我們靜等着，先生將要從祖國的天空，傳給我們勝利的消息！

(主席鼓掌，全體和之以歡呼。)

乙 各位同志！你們的歡呼，使我感激，感激到說不出話來，這種感動，這種光榮，將  
使我永遠不能忘記！諸位同胞對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遺族歡呼，諸位將城太的光榮  
加在烈士們的遺孀身上，但是，我不敢獨佔這一種光榮，廣州是七十二烈士起義和  
成仁的地方，廣東人在七十二烈士裏面佔了最大的比例，今天到會同胞裏面一定

多數是烈士們的親族朋友，我敢說，你們的光榮和你們自己，一定都直接間接地繼承過孫中山先生領導下的偉大的國民革命。我說：（大聲）廣東人全體都是革命烈士的遺族！（鼓掌）廣東四千四百萬人全體都有革命的光榮；廣東四千四百萬人全體都有革命的責任！（鼓掌歡呼）我們要繼續發揚廣東的革命精神，我們要加倍的努力來完成我們父兄叔伯交給我們的責任！（歡呼）當然，這種責任非常的重大，單廣東四千四百萬人，還是不夠的，我們要把我們父兄叔伯的壯烈精神發揚光大起來，把七十二烈士的精神普遍到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全體！四萬萬五千萬人團結成一個人，一個心，團結到底，抗戰到底，中華民族才能自由解放，地下的我們的父兄叔伯才能含笑！同胞們！和方才×先生所說一樣，敵人的心是險惡不測的，他們處處積慮地在破壞我們，希望我們分裂，我們內亂，這樣他們才能不費兵力，吞吞整個中國！同胞們，我們在國外，對於國內的不能統一，內亂，是如何的傷心，如何的苦痛，如何的憂憤，這也許是國內的同胞想不到的！沒有一個華僑不對祖國的革

命運越責任。沒有一個華僑不熱望着祖國的復興，所以我在這兒大聲說，沒有一個  
僑胞不在衷心熱望着祖國的團結一致！現在我回到了祖先的故鄉，親眼的看到了  
我熱愛的祖國——已經團結起來，全國一致，和我們祖先，我們父兄，我們四萬萬五千  
萬同胞的仇人——日本強盜作堅決的抗戰，這使我們愉快到流下淚來！我相信，我  
們地下的父兄也同樣的含笑，同時，假使（指齋桌上的播音機）這播音機能够把我  
的聲音傳達到声存，到美洲，到全世界中國人住的地方，我相信千千萬萬僑胞全體  
，一定會和我們一樣的興奮，歡呼，和流淚的！同胞們！我就要上前線去和我們屍  
體的敵人決戰了，同胞們，祝你們努力，要使千萬在前線作戰的同胞安心，使千萬  
海外熱望着祖國勝利的僑胞安心！

我們要團結到底，抗戰到底！

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鼓掌）

在第二（要緊的時候）

台下譁噪之一：主席！方才主席稱×××先生——

主席：（制止們）有意見，請上來發表。

丙：（登台）主席，諸位同胞，方才兩位先生的演說裏面，幾次提到加強我們團結和抗戰到底的必要，現在第三期抗戰開始以來，我軍節節勝利，敵人已陷于總崩潰的時候，他們國內的反戰運動，也愈加劇烈，所以他們改變策略，放出和平空氣，圖誘降我們，來保全他已經侵略的土地，但是，我們，我們的國策早已經定了，我們最高當局早已經說過，「祇要敵人一兵一卒留在我們國土上面，我們的抗戰永不終止」！現在敵人的求和，正表示了我們勝利的已經快要實現，我們決不該中他的毒計，我們要記住蔣委員長的訓示：「須知中蘇妥協，就是整個滅亡」。同胞們，決勝點已經近了，我們是勝利的！我們要在這關鍵關頭，特別警惕，特別努力，「團結到底」！「抗戰到底」！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在羣衆怒濤般的萬歲聲中，幕徐徐下】



# 黃 花 崗

---

著作者：廣東戲劇協會同人  
整理及編輯者：胡 春 冰  
總經售：學 藝 出 版 社  
重慶冉家巷十三號  
出版期：一九四五年三月  
印 數：一——二〇〇〇冊  
定 價：每冊一百六十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

重慶市崗香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圖字第七一九號



# 黃 花 崗

廣東戲劇協會  
同人集體創作  
定價：\$160.00